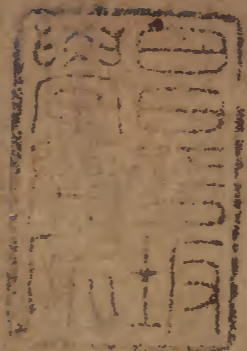


王氏書苑

補益一之八

六



| | | | |
|-----|-----|------|--|
| 漢書門 | | | |
| 類 | 號 | 二六〇七 | |
| 函 | 一三〇 | | |
| 架 | 六 | | |
| 冊 | 六 | |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類 | 號 | 二六〇七 | 漢書 |
| 冊 | 六 | | |
| 函 | 一三〇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2607 |
| 冊數 | 6 (6) |
| 函號 | 306 145 |

二七〇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書苑補益題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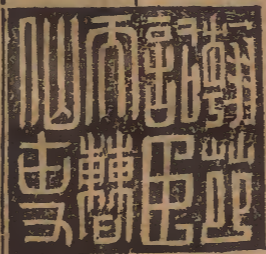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夫書家自昔聚訟其言具載簡
策無慮數十餘家王弼山公得
五種以為書苑與畫苑同刻於
楚之鄖陽無何板為洪水漂去
王孟起重刻而謀諸予因各以
所得續為後編而更題曰金陵

王氏書畫苑補益畫苑徂冬已
刻矣此則書苑視畫苑補益滋
廣予以髫年酷嗜書畫蓋嘗博
訪其書並鈔刻本大半人間傳
寫多所謬誤學者終身搦管曾
未覩其書名予是恨焉欲校刻
而傳諸久遠力未能也孟起一

旦盡屬梓人夫非二家之大幸
與在昔東晉王氏以書法稱雄
萬古而繪事兼之維時亦在金
陵孟起居仍舊巷風流不愧家
聲弇山公學空市肆搜竒無遺
乃不盡其十之五而使孟起與
予得補益之豈亦有不偶然者

言苑補益 是言
歟孟起校勘古書殊多種又近代希有予幸託交而盡獲觀覽焉固知孟起為同學用意洪矣萬曆十九年後三月朔新安詹景鳳著



王氏書苑補益卷之一

皇明 詹景鳳

王元貞

全校

書譜

吳郡孫過庭撰

夫自古之善書者漢魏有鍾張之絕晉末稱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頃尋諸名書鍾張信為絕倫其餘不足觀可謂鍾張亡改作歿而羲獻繼之又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此乃推張邁鍾之意也考其專擅雖未果於前規據以兼通故

無慙於卽事評者云彼之四賢古今特絕而今不逮
古古質而今妍夫質以代興妍以俗易雖書契作之
適以記言而淳醜一遷質文三變馳騫沿革物理常
然貴能古不乖時今不同弊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
子何必易雕宮於穴處反玉輅於椎輪者乎又云子
敬之不及逸少猶逸少之不及鍾張意者以爲評得
其綱紀而未詳其始卒也且元常專工於隸書百英
猶尤改作精於草體彼之一美而逸少兼之擬草則餘
真比真則長草雖專工小劣而博涉多優總其終始
匪無乖互謝安素善尺牘而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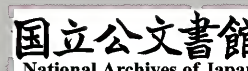
佳書與之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甚以爲恨安嘗
問敬卿書何如右軍答云故當勝安云物論殊不爾
子敬又答時人那得知敬雖權以此辭折安所鑒自
稱勝父不亦過乎且立身揚名事資尊顯勝母之里
曾參不入以子敬之豪翰紹右軍之筆札雖復粗傳
楷則實恐未克箕裘况乃假託神仙耻崇家範以斯
成學孰愈面墻後羲之往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
之輒書易其處私爲不惡羲之還見乃嘆曰吾去時
真大醉也敬乃內慙是知逸少之比鍾張則專博斯
別子敬之不及逸少無惑或改作疑焉余志學之年留

心翰墨味鍾張之餘烈挹羲獻之前規極慮專精時
逾二紀有垂入木之術無間臨池之志觀夫懸針垂
露之異奔雷墜石之奇鴻飛獸駭之資鸞舞蛇驚之
態絕岸頽峰之勢臨危據槁之形或重若崩雲或輕
如蟬翼導之則泉注頓之則山安纖纖乎似初月之
出天涯落落乎猶衆星之列河漢同自然之妙有非
力運之能成信可謂志改作智一作巧兼優心手雙暢翰不
虛動下必有由一畫之間變起伏於鋒杪一點之內
殊劔一作挫於毫芒况云積其點畫乃成其字曾不傍
窺尺牘俯習寸陰引班超以爲辭援項籍而自滿任

筆爲體聚墨成形心昏擬效之方手迷揮運之理求
其妍妙不亦謬哉然君子立身務脩其本揚雄謂詩
賦小道壯夫不爲况復溺思豪釐淪精翰墨者也夫
潛神對奕猶標坐隱之名樂志垂綸尚體行藏之趣
詎若功定禮樂妙擬神仙猶埏埴之罔窮與工鑪而
並運好異尚奇之士翫體勢之多方窮微測妙之夫
得推移之奧願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鑒者挹其菁華
固義理之會歸信賢達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賞豈徒
然與而東晉士人互相陶淬至於王謝之族郗庾之
倫縱不盡其神奇咸亦挹其風味去之滋永斯道逾

微方復聞疑稱疑得末行末古今阻絕無所質問設
 有所會緘秘已深遂令學者茫然莫知領要徒見成
 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或乃就分布於累年向規矩
 而猶遠圖真不悟習草將迷假令薄能改作草書解
 傳隸法則好溺偏固自闕改作通規詎知心手會歸
 若同源而異派轉用之術改作術改作猶共樹而分條者乎
 加以趨變適時行書為要題勒方富真乃居先草不
 兼真殆於專謹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點畫為形
 質使轉為情性草以點畫為情性使轉為形質草乖
 使轉不能成字真虧點畫猶可記文迥互雖殊大體

相涉故亦傍通二篆俯貫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飛白
 若毫釐不察則胡越殊風者焉至如鍾繇隸奇張芝
 草聖此乃專精一體以致絕倫伯英不真而點畫狼
 藉元常不草使轉縱橫自茲已降不能兼善者有所
 不逮非專精也雖篆隸草章工用多變濟成厥美各
 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隸欲精而密草貴流而暢章務
 險而便然後凜之以風神溫之以妍潤鼓之以枯勁
 和之以閑雅故可達其情性形其哀樂驗燥濕之殊
 節千古依然體老壯之異時百齡俄頃嗟乎不入其
 門詎窺其奧者也又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



王氏書苑 卷之一
垂則彫踈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務閒一合也感
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
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遠體留一垂也意違勢屈二垂
也風燥日炎三垂也紙墨不稱四垂也情怠手闌五
垂也垂合之際優劣互差得時不如得器得器不如
得志若五垂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筆暢暢
無不適義無所從當仁者得意忘言罕陳其要企學
者希風叙妙雖述猶踈徒立其工未敷厥旨不揆庸
昧輒効所明庶欲弘既住之風規導將來之器識除
繁去濫觀迹明心者焉代有筆陣圖七行中畫執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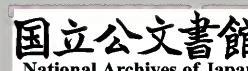
圖手貌垂外點畫湮訛頃見南北流傳疑是右軍
所製雖則未詳真偽尚可發啓童蒙既常俗所存不
藉編錄至於諸家勢評多涉浮華莫不外狀其形內
迷其理今之所撰亦無取焉若乃師宜官之高名徒
彰史牒邯鄲淳之令範空善縑緗暨乎崔杜以來蕭
羊已往代祀綿遠名氏滋繁或籍甚不渝人亡業顯
或憑附增價身謝道衰加以糜蠹不傳搜秘將盡偶
逢緘賞時亦罕窺優劣紛紜殆難覩縷其有顯聞當
代遺跡見存無俟抑揚自標先後且六爻之作肇自
軒轅八體之興始於嬴正其來尚矣厥用斯弘但今

古不同妍質懸隔既非所習又亦略諸復有龍蛇雲
露之流龜龍花英之類乍圖真於率爾或寫瑞於當
年巧涉丹青工虧翰墨異夫楷式非所詳焉代傳羲
之與子敬筆勢論十章文鄙理疎意乖言拙詳其旨
趣殊非右軍且右軍位重才高調清詞雅聲塵未泯
翰積仍存觀夫致一書陳一事造次之際稽古斯在
豈有貽謀令嗣道叶義方章則頓虧一至於此又云
與張伯英同學斯乃更彰虛誕若指漢末伯英時代
全不相接必有晉人同號史傳何其寂寥非訓非經
宜從集擇夫心之所達不易盡於名言言之所通尚

難形於紙筆粗可髣髴其狀綱紀其辭糞酌希夷取
會佳境闕而未逮請俟將來今撰執使轉用之由以
祛未悟執謂深淺長短之類是也使謂縱橫牽掣之
類是也轉謂鉤環盤紆之類是也用謂點畫向背之
類是也方復會其數法歸於一途編列衆工錯綜羣
妙舉前人之未及啓後學於成規窮其根源析其枝
派貴使文約理贍迹顯心通披卷可明下筆無滯詭
辭異說非所詳焉然今之所陳務禪學者但右軍之
書代多稱習良可據爲宗匠取立指歸豈惟會古通
今亦乃情深調合至致改作使摹榻日廣研習歲滋先

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紹非其効歟試言其由略
陳數意止如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讚太史箴蘭
亭集序告誓文斯並代俗所傳真得改作絕致者也
寫樂毅則情多怫鬱書畫讚則意涉瓌奇黃庭經則
怡懌虛無太師箴又從橫爭折暨乎蘭庭改作與集
思逸神超私門誠誓情拘意改作慘所謂涉樂方笑
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擘暖之奏馳神睢渙
方思藻繪之文雖其日學道存尚或心迷議舛莫不
強名為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騷之意
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實原夫

所致安有體哉夫運用之方雖由已出規模所設
屬目前差之一毫失之千里苟知其術改作適可
通心不厭精手不怠改作熟若運用盡於精熟規矩
闡於習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後瀟改作灑流落
翰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日不見
全牛嘗有好事就吾求習吾乃粗舉綱要隨而受改作
之無不心悟手從言忘意得縱未窮於衆術斷可
極於所臨矣若思通楷則少不如老學成規矩老不
如少思則老而逾妙學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
三時時然一變極其分矣至如初學分布但求平正



既知平正務追險絕既能險絕復歸平正初謂未及
中則過之後乃通會之際人書俱老仲尼云五十知
命也七十從心故以達夷險之情體權變之道亦猶
謀而後動動不失宜時然後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
軍之書末年多妙當緣思慮通審志氣和平不激不
厲而風規自遠子敬已下莫不効改作努爲力標置
成體豈獨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懸隔者也或有鄙其
所作或乃矜其所運自矜者將窮性域絕於誘進之
途自鄙者尚屈情涯必有可通之理嗟呼蓋有學而
不能未有添不字學而能者也考之卽事斷可明焉然

消息多方情性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以改作

分驅或恬憺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矐鋒芒

察之者尚精擬之者貴似况擬不能似察不能精分

布猶疎形骸未檢濯改作泉之態未觀其妍窺井之

談已聞其醜縱欲唐突義獻誣罔鍾張安能掩當年

之自杜將來之口慕習之輩尤宜慎諸至有未悟淹

留偏追勁疾不能迅速改作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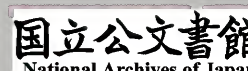
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

於遲終爽絕倫之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

詎名賞會非夫心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

攸歸務存骨氣骨既存矣而道潤加之亦猶枝幹改
扶疎凌霜雪而彌勁花葉鮮茂與雲日而相暉如
其骨力偏多道麗蓋少則若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
妍媚之改作闕而體質存焉若道麗居優骨氣將劣
譬夫芳草落藥空照灼而無依蘭沼漂萍徒青翠而
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學宗一家而變成
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為姿質直者則徑挺不道
剛佷者又崛強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
規矩溫柔者傷於軟緩躁勇者過於剽迫狐疑者溺
於滯澁遲重者終於蹇鈍輕鎖者改作於俗吏斯

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
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况書之為妙近取諸身假令運
用未周尚虧工於秘奧而波瀾之際已濬發於靈臺
必能傍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改作篆
陶均草隸體五材之並用儀形不極象八音之迭起
感會無方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衆點齊列為體
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准違而不犯
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
泯規矩於方圓遁鉤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
窮變態於毫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



自可背羲獻而無失違鍾張而尚工譬夫絳樹青琴
殊姿共艷隋珠和璧異質同妍何必刻鶴圖龍竟慙
真體得魚獲兔猶恡筌蹄同改作夫家有南威之容
乃可論於淑媛有龍泉之利然後議於斷割語過其
分實累樞機吾嘗盡思作書謂為甚合時稱識者輒
以引示其中巧麗曾不留目或有誤失翻被嗟賞既
昧所見尤喻所聞或以年識一作職自高輕至改作陵
誚余乃假之以緇縹題之以古目則賢者致改作觀
愚者改作繼聲競賞改作豪末之奇罕議鋒端之失
猶惠侯之好偽似葉公之懼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

蓋有由矣夫蔡邕不謬賞孫陽不妄願者以其玄鑒
精通故不滯於耳目也向使奇音在囊庸聽驚其妙
響逸足伏櫪凡識知其絕羣則伯喈不足稱伯樂未
可尚也至若老姥遇題扇初怨而後請門生護書机
父削而子懊知之改作不知也夫士屈於不知已而
申於知已彼不知也曷足恠乎故莊子曰朝菌不知
晦朔螻蛄不知春秋老子云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
之則不足以為道也豈可執水而咎夏虫改作哉自
漢魏以改作來論書者多矣妍蚩雜揉條目糾紛或
重述舊章了不殊於既往或苟興新說竟無益於將

三
南益

來徒使繁者彌繁闕者仍闕今改作撰為六篇分成
兩卷第其工用名曰書譜庶使一家後進奉以規模
四海知音或存觀省緘秘之旨余無取焉

此譜乃平日所見而與音律無涉其
大樂議琴瑟攷鏡歌等書傳於世子略識於一友
不通嘗請于朝欲是正頌臺樂律以議不合而罷

續書譜序

姜夔字堯章番易布衣也自號為白石生好學無所
不通嘗請于朝欲是正頌臺樂律以議不合而罷
有大樂議琴瑟攷鏡歌等書傳於世子略識於一友
人處知其為名士頗敬之不知其能書也近閱其手
墨數紙運筆適勁波瀾老成又得其所著續書譜一
卷議論精到三讀三歎真擊書學之蒙者也夫自大
學不明而小學盡廢游心六藝者固已絕無董有而
堯章廼用志刻苦筆法入能品予固恨其不遇於時
又自恨向者不能盡知而不獲樞衣比面以請也因

為鏤木以志吾過云嘉定戊辰天台謝采伯元若引

美夔字堯章番易亦世自書為自云二十三年
蘇書譜

續書譜

番易 美夔 堯章 撰

總論

真行草書之法其源出於蟲篆八分飛白章草等圓
勁古淡則出於蟲篆點畫波發則出於八分轉換向
背則出於飛白簡便痛快則出於章草然而真草與
行各有體制毆陽率更頰平原輩以真為草李邕李
西臺輩以行為真亦以古人有專工正書者有專工
草書者有專工行書者信乎其不能兼美也或云草
書千字不抵行書十字行書十字不抵真書一字意

三氏書法卷之二
以爲草至易而真至難豈真知書者哉大抵下筆之際盡倣古人則少神氣專務道勁則俗病不除所貴熟習兼通心手相應斯爲妙矣白雲先生毆陽率更書訣亦能言其梗槩孫過庭論之又詳皆可參稽之
真

真書以平正爲善此世俗之論唐人之失也古今真書之妙無出鍾元常其次則王逸少今觀二家之書皆瀟灑縱橫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書判取士而士大夫字畫類有科舉習氣顏魯公作千祿字書是其證也矧毆虞顏柳前後相望故唐人下筆應規入矩

無復晉魏飄逸之氣且字之長短小大斜正疎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謂如東字之長西字之短口字之小體字之大朋字之斜黨字之正千字之疎萬字之密畫多者宜瘦畫少者宜肥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耳或者專喜方正極意毆顏或者惟務勻圓專師虞永或謂體須精區則自然平正此又有徐會稽之病或云欲其蕭散則自不塵俗此又有王子敬之風豈足以盡法書之美哉真書用筆自有八法吾嘗採古人字列之以爲圖今略言其指點者字之眉目全籍顧盼精神有向有背隨

字異形橫直畫者字之骨體欲其堅正勻淨有起有止所貴長短合宜結束堅實音入者字之手足伸縮異度變化多端要如魚翼鳥翅有翩翩自得之狀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實晉人挑剔或帶斜拂或橫引向外至顏柳始正鋒爲之正鋒則無飄逸之氣轉折者方圓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轉折欲少駐駐則有力轉欲不滯滯則不道然而真以轉而後道草以折而後勁不可不知也懸針者筆欲極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繩若垂而復縮謂之垂露翟伯壽問於米老曰書法當如何米老曰無垂不縮無往不收此

必至精至熟然後能之古人遺墨得其一點一畫皆昭然絕異者以其用筆精妙故也大令以來用筆多失一字之間長短相補斜正相拄肥瘦相混求妍媚於成體之後至於今世尤甚

用筆

用筆不欲太肥肥則形濁又不欲太瘦瘦則形枯不欲多露鋒芒則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則體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低右高不欲前多後少毆陽率更結體雖太拘而用筆特備衆美雖少楷而翰墨麗落追蹤鍾王來者不能及也顏柳結體既異古

人用筆復溺一偏予評二家爲書法之一變數百年間人爭效之字畫剛勁高明固不爲無助而魏晉風軌掃地矣然柳氏大字偏傍清勁可喜更爲奇妙近世亦有倣之者則俗濁不除不足觀故知與其太肥不若瘦硬也

草

草書之體如人坐卧行立揖遜忿爭乘舟躍馬歌舞躡踊一切變態非苟然者又一字之體率有多變有起有應如此起者當如此應各有義理王右軍書義之字當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多至數十字無有同

者而未嘗不同也可謂所欲不踰距矣大凡學草書先當取法張芝皇象索靖等章草則結體平正下筆有源然後倣王右軍申之以變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學諸家則字有工拙筆多失誤當連者反斷當斷者反續不識向背不知起止不悞轉換隨意用筆任筆賦形失悟顛錯反爲新奇自大令以來已如此矣况今世哉然而襟韻不高記憶雖多莫湔塵俗若使風神蕭散下筆便當過人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屬連累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遊絲此雖出於古人不足爲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

王氏書苑 卷之二
嘗苟且其相連處特是引帶嘗攷其字是點畫處皆
重非點畫處偶相引帶其筆皆輕雖復變化多端未
嘗亂其法度張顛懷素最號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
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草書之法至是又一變
矣流至於今不可復觀唐太宗云行行若縈春蚓字
字如縮秋蛇惡無骨也大抵用筆有緩有急有有鋒
有無鋒有承接上文有牽引下字乍徐還疾忽往復
收緩以倣古急以出奇有鋒以耀其精神無鋒以含
其氣味橫斜曲直鉤環盤紆皆以勢爲主然不欲相
帶則近於俗橫畫不欲太長長則轉換遲直畫不欲
太多多則神癡以捺代入以發代垂亦以捺代之
唯ノ則間用之意盡則用懸針意盡須再生筆意不
若用垂露耳

用筆

用筆如折釵股如屋漏痕如錐畫沙如壁折此皆後
人之論折釵股者欲其屈折圓而有力屋漏痕者欲
其無起止之跡錐畫沙者欲其勻而藏鋒壁折者欲
其無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筆正則藏鋒筆偃則
鋒出一起一倒一晦一冥而神奇出焉常欲筆鋒在
畫中則左右皆無病矣故一點一畫皆有三轉一波

一拂又有三折一入又有數樣一點者欲與畫相應
兩點者欲自相應三點者必一點起一點帶一點應
四點者一起兩帶一應筆陣圖云若平直相似狀如
竿子便不是書又如口音當行草時尤當泯其稜角
以寬閑圓美爲佳心正則筆正意在筆前字居心後
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與其工也寧拙與其弱也寧
勁與其鈍也寧速然極須淘洗俗姿則妙處自見矣
大用垂之欲緊運之欲活不可以指運筆當以腕運
筆之在手腕不主運運之在腕腕不知執又作字
太多須略者藏以須知點畫來歷先後如左右之不

同刺刺之相異王之與王示之與衣以至秦奉泰示
形同理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孫氏有執使轉用之
法執謂深淺長短使謂縱橫牽掣轉謂鉤環盤紆用
謂點畫向背豈偶然哉

用墨

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潤以取
妍燥以取險墨濃則筆滯燥則筆枯亦不可不知也
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運動勁則有力圓
則妍美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
之則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揭箭好刀按之則曲

王邱書法卷之二
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回性筆鋒亦欲如此若
一引之後已曲不復挺又安能如人意耶故長而不
勁不如勿長勁而不圓不如不勁蓋紙筆墨皆書法
之助也

行書

嘗夷攷魏晉行書自有一體與草不同大率變真以
便於揮運而已草出於章行出於真雖曰行書各有
定體縱復晉代諸賢亦苦不相遠蘭亭記及右軍諸
帖第一謝安石大令諸帖次之顏揚蘇米亦後世可
觀者大要以筆老爲貴少有失誤亦可輝映所貴乎

濃纖間出血脉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姿態清
真有真之態度行有行之態度草有草之態度必須
博習可以兼通

臨

摹書最易唐太宗云卧王濛於紙中坐徐偃於筆下
可以嗤蕭子雲唯初學書者不得不摹亦以節度其
手易於成就皆須是古人名筆置之几案懸之坐右
朝夕締觀思其運筆之理然後可以摹臨其次雙鉤
蠟本須精意摹榻迺不失位置之美耳臨書易失古
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筆意摹書易得古人位置而多

失古人筆意臨書易進摹書易忘經意與不經意也
夫臨摹之際毫髮失真則神情頓異所貴詳謹世所
有蘭亭何翅數百本而定武爲最佳然定武本有數
樣今取諸本參之其位置長短小大無不一同而肥
瘠剛柔工拙要妙之處如人之面無有同者以此知
定武雖石刻又未必得真蹟之風神矣字書全以風
神超邁爲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雙鉤之法須得墨
暈不出字外或郭填其內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
體雖然尤貴於瘦使工人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瘦
者亦變爲肥矣或云雙鉤時須倒置之則亦無容私
意於其間誠使下本明上紙薄倒鉤何害若下本晦
上紙厚却須能書者爲之發其筆意可也夫鋒鏗圭
角字之精神大抵雙鉤多失此又須朱其背時稍致
意焉

書丹

筆得墨則瘦得朱則肥故書丹尤以瘦爲奇而圓熟
美潤常有餘燥勁老古常不足朱使然也欲刻者不
失真未有若書丹者然書時盤薄不無少勞韋仲將
升高書凌雲臺榜下則鬚髮已白藝成而下斯之謂
歟若鍾繇李邕又自刻之可謂癖矣

情性

藝之至未始不與精神通其說見於昌黎送高閑序
孫過庭云一時而書有乖有合合則流媚乖則凋疏
神怡務閑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
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恐遽體留一
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
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乖合之際優劣互差又云
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剛柔以合體忽勞逸而分驅
或恬澹雍容內涵筋骨或折挫槎枿外曜鋒芒察之
者尚精擬之者貴似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勁疾不能

迅速翻効遲重夫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
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爽絕倫之
妙能速不速所謂淹留因遲就遲詎名賞會非其心
閑手敏難以兼通者焉假令衆妙攸歸務存骨氣骨
既存矣適潤加之亦猶枝幹蕭疎凌霜雪而彌勁花
葉鮮茂與雲日而相輝如其骨力偏多適麗蓋少則
枯槎架險巨石當路雖妍媚云闕而體質存焉若道
麗居優骨氣將劣譬夫芳林落葉空照灼而無依蘭
沼漂萍徒青翠而奚託是知偏工易就盡善難求雖
學宗一家而變成多體莫不隨其性欲便以爲姿質

直者則徑挺不遒剛很者又掘強無潤矜斂者弊於拘束脫易者失於規距温柔者傷於軟緩躁勇過於剽迫狐疑者溺於滯澁遲重者終於拙鈍輕鎖者染於俗吏斯皆獨行之士偏翫所乖必能旁通點畫之情博究始終之理鎔鑄蟲篆陶鈞若擊至若數畫並施其形各異眾點齊列為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速不常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矩於方圓遁繩鈎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窮變態於毫端合情調於紙上無間心手忘懷楷則自可背羲獻而無失

違鍾張而尚工其言盡善故具載

血脉

字有藏鋒出鋒之異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應上下相接為佳後學之士隨所記憶圖寫其形未能涵容皆支離而不相貫穿黃庭小楷與樂毅論不同東方畫讚又與蘭亭殊指一時下筆各有其勢固應爾也予嘗歷觀古之名書無不點畫振動如見其揮運之時山谷云字中有筆如禪句中有眼豈欺我哉

燥潤

見用筆條

勁媚

見性情條

方圓

方圓者真草之體用真貴方草貴圓方者參之以圓
圓者參之以方斯為妙矣然而方圓曲直不可顯顯
直須涵泳一出於自然如草書尤忌橫直分明橫直
多則字有積薪束葦之狀而無蕭散之氣時時一出
斯為妙矣

向背

向背者如人之顧盼指畫相揖相背發於左者應於
右起於上者伏於下大要點畫之間施設各有情理
求之古人惟王右軍為妙

位置

假如立人挑土田王衣示一切偏旁皆須令狹長則
右有餘地矣在左者亦然不可太密太巧太密太巧
是唐人之病也假如口字在左者皆須與上齊嗚呼
喉嚨等是也在下右者皆欲與下齊和扣等是也又
如平頭須令覆其下走走皆須能承其上審量其輕
重使相負荷計其大小使相副稱為善

疎密

書以疎為風神密為老氣如佳之四橫川之三直魚
之四點畫之九畫必須下筆勁靜疎密停勻為佳當

疎不疎反成寒乞當密不密必至凋疎

風神

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紙筆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則自然長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澤之臞肥者如貴游之子勁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僂端楷如賢士

遲速

遲以取妍速以取勁先必能速然後為遲若素不能速而專事遲則無神氣若專事速又多失勢

筆鋒

下筆之初有搭鋒者有折鋒者其一字之體定於初下筆凡作字第一字多是折鋒第二三字承上筆勢多是搭鋒若一字之間右邊多是折鋒應其左故也又有平起者如隸畫藏鋒者如篆畫大要折搭多精神平藏善含蓄兼之則妙矣

新
 一
 命
 無
 神

寶章待訪錄卷之三

襄陽 米芾 撰

漢河間憲王購書必錄古簡梁武元隋唐文帝金題
 玉躔錦質繡章破紙斷麻取而華國天寶以後或進
 書得官亦知上篤好

本朝太宗混一偽邦國書皆聚然士民之間尚或藏
 者既非寶鑑皆以世傳聞見浸多懼久廢忘因作寶
 章待訪錄以俟訪圖書使焉元祐丙寅八月九日

日觀

晉右軍王羲之書雪晴帖

右貞蹟在承務郎吳郡蘇澈處集賢校理舜欽子也帖尾有古跋君倩字及褚氏字印

陳僧智永真草書歸田賦

右真蹟在襄陽魏泰處故南昌人裝題曰虞世南白麻紙有古跋曰開成五年白馬寺臨一過潭記某官潭泰遊湖外攜行賞跋累曰

唐率更令毆陽詢書衛靈公天寒鑿池帖

右真蹟麻紙在魏泰處

唐彭王傅徐浩書張九齡司徒告

右真蹟用一尺高絹書多渴筆詞云正大廈者桂

石之力匡帝業者輔相之功生則保其雄名沒則稱其盛德今在其孫曲江人嶺南縣令張仲容處某官於桂林借留半月仍以紙覆裹欲為重背仲容惜其印縫古紙不許九齡神道碑亦浩書

唐仲書令褚遂良枯木賦

右唐粉蠟紙榻書也在承議郎合肥魏倫處收以為真蹟魏氏刻石某官杭過潤借觀于甘露寺

唐太師顏真卿書送辛子序

右真蹟楮紙書在寶文閣學士謝景温處前後為好事者以筆描二大印其文亂仍書鉉字其中幸

王氏書文卷之三
不合縫鑿非鉉筆甚累墨寶某佐寶文于潭屢經
賞閱

陳僧智永千文

右唐粉蠟紙榻書有古跋云契闊艱難不敢失墜
信好事也在前國子監直講楊褒處得于外舅王
安國某元豐五年過金陵見之內二真字雙鈎填
者然人猶未信爲榻焉

陳僧智永千文

右楮紙書唐人臨寫在宣德郎陳开處恭公姪作
梵夾册雖非真蹟秀潤圓活逼真今已罕得某嘗

三閱

智永千文半卷

右黃麻紙唐人臨書在刑部尚書丹陽蘇頌處

王右軍蘭亭燕集序

右唐粉蠟紙雙鈎摹本在蘇激處精神筆力毫髮
畢備下真蹟一等此幾馮承素輩榻賜大臣者舜
欽父集賢校理者購二蜀僧元靄某與激友善每
過公必一出遂親爲背飾

唐太師顏真卿乞米帖

右真蹟楮紙在朝請郎蘇泚處度支郎中舜元子

也得于關中安氏士人多有臨榻本此卷古玉軸
縫有舜元字印范仲淹而下題跋某嘗十餘閱

唐率府長史張旭四帖

右真蹟在杭州陸氏大姓也舊有五帖第一秋深
第二前發第三汝官第四昨日第五承須今所存
四帖汝官後有一古印文記不可辨昨日承須二
帖襲紙也陸氏子素從奉議郎關景仁學關因借
撫三大帖余亦見石本于鎮戎軍及冠官桂林朝
奉大夫關杞爲使者語及使知石在關氏二十五
官潭杞通判邠州以石本見寄三十五官杭而景

錢塘令陸氏子登進士第者來謁與聞

閉之既見真蹟獨秋深一帖詰之良久顰蹙而
嘉祐中太守沈文通借觀折留不還自此不復借
出因亦不復借閱遣工撫得之卽歸詰遘弟邀時
爲郡從事乃言在其姪延嗣處後復得閱今歸余
家

王右軍來戲帖

右麻紙六朝人所臨寫旁注小真字數枚復以雌
黃覆之在蘇州故相丁謂孫景處後以一萬質于
鄆州梁子志處故相梁適孫也又有唐雙鉤撫帖

亦在丁景處某皆有題跋

韓擇木八分

右真蹟楮紙在丁景處第二行書官位以大字改
為中字

唐太師顏魯公書名兩字

右真蹟書嶺南刺史綾告在朝奉郎臨江許彥先
處

唐辯才弟子草書千文

右黃麻書在龍圖閣直學士吳郡滕元發處滕以
為智永書某閱其前空兩才字全不書固以疑之

後復空永字遂定為辯才弟子所書故特闕其祖

師二名耳

唐虞世南枕卧帖

右雙鈎唐模本在朝奉大夫錢塘關祀處上有儲

氏圖書古印關嘗謂某曰昔越州一寺修佛殿于

梁棟內龕藏一函古撫數十本所可記者王右軍

十七帖世南枕卧帖十關九帖褚遂良奉書寧帖

上皆有儲氏圖書字印致功精絕毫髮乾濃畢備

關與僧善購得枕卧十關九書寧三帖

唐祕書少監虞世南積時帖

右古雙鈎摹本在承議郎洛陽李熙處翰林學士
維之孫亦縫有儲氏印某借撫石

唐僧高閑草書千文

右楮紙真蹟在承議郎李熙處

唐禮部尚書沈傳師書道林詩

右在潭州道林寺四絕堂以杉板薄略布粉不蓋
紋故歲久不脫裴休書杜甫詩只存一甫字某嘗
為杜板行以紀其事沈牌某官潭借留書齋半歲
榻得之石本為撫石僧希白務于勁快多改落筆
端直無復縹眇縈回飛動之勢

唐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荀氏漢書節

右楮册小楷在潭州南楚門胡氏淳處

唐歐陽詢書道林之寺碑

右在潭州道林寺筆力險勁勾勒而成有刻板本
又江南廬山多裴休題寺塔諸額雖乏筆力皆種
種可愛

羲之千文

右楮紙書字筆力圓熟在宣州觀察支使王仲詵
處故相珪之姪謬題賀知章書四字于韻字下非
也

顏魯公頤首夫人

右真蹟楮紙破爛過半在駙馬都尉王晉卿家
孫過庭草書千文

右真蹟黃麻紙書縫有梁秀收閱字印王氏圖書
四字隨圈四轉其異製也在如上

懷素詩一首

右真蹟絹書在王晉卿第

張長史虎兒等三帖

右楮紙真蹟同上

晉武帝王渾王戎王衍郗愔陸統桓溫陸雲謝安謝

萬等十四帖

右真蹟在駙馬都尉李公瓘第武帝王戎書字有
篆籀氣象奇古墨色如漆紙皆磨破上有開元二
字小印太平公主胡書印美哉不可得而加矣世
之奇書也王涯永存珍秘印殷浩之印梁秀收閱
古書記字印內郗愔一帖卽閣本法帖所錄者昔
使王著取溥家書與閣下書雜模模此卷中獨取
愔兩行餘在所棄哀哉謝安慰問帖字清古在二
王之上宜乎批子敬帖尾也

晉謝奕謝安桓溫三帖

晉謝奕謝安桓溫三帖

三

補益

右真蹟麻紙書在李公炤家上有鍾紹京書印竇
蒙審定字印印謝安一帖爲後人恐墨淡復用深
墨填過使人惋怛與前卷並有絹帖書爵號自爲
名筆

黃素黃庭經

右同上字札古無褚薛體殆六朝人所作縫有鍾
紹京印後有陶穀漢時跋云此換鶯經也甲戌九
月十一日百計取得此書詳觀誠無唐盛時是鈔
鋒筆行書雖恐非右軍誠爾界行有鍾紹京書印
二字小印卷末真寫胎仙二字用陳氏圖書印印

之又有錢氏忠孝之家印紙跋云山陰道士劉君
以羣鵝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逸少真書此
經與樂毅論太史箴告誓文累表也蘭亭洛神賦
皆行書其他並草書也草十行敵行書一字行書
十行敵真書一字耳又續題云此乃明州刺史李
振景福中罷任過浚郊遺光祿朱卿朱卿名友文
卽梁祖之子後封博王王薨予獲於舊邸時貞明
唐辰秋也晉都梁苑因重背之中書舍人陶穀記
是日降麻以京兆安彥威兼副都統米某跋云印
小字乃唐越公鍾紹京印也此書在李太師第固

是甲觀

顏魯公郭定哀爭坐位第一帖

右楮紙真蹟用先豐縣先天廣德中牒起草禿筆字字意相連屬飛動詭形異狀得於意外也世之顏行第一書也縫有顏氏守一圖書字印在宣教郎安師文處長安大姓也爲解鹽池句當官攜入京欲背予得見之安自云季明文鹿脯帖在其家晉王右軍稚恭進鎮帖

右麻紙書蹟後有太常卿蕭祐題跋在前著作郎丁仲修處

晉王羲之官奴帖

右雙鈎麻紙本亦在王仲修處

唐張右史季明賀八清鑑等帖

右楮紙真蹟筆法勁古不類他書世間季明第一書也在承議郎蘇液處世多刻石

懷素千文

右絹書真蹟在蘇液處沈邁刻板本是也

懷素書任華草書歌

右真蹟兩幅絹書字法清逸歌辭奇偉在駙馬都尉王晉卿第尚方有三幅乃其後幅適完嘗請出

第觀復歸尚方

李邕多熱要葛粉帖

右白麻紙真蹟上有唐氏雜蹟字印陳氏圖書字印勾德元圖書記字印紫微舍人石揚休物今在其孫前宿州支使夷庚處前一帖與光八郎謝惠鹿帖真蹟余過甬上於夷庚處購得之

懷素草書祝融高座帖

右絹書兩行此字入神石紫微嘗刻石有六行今不見前四行間夷庚云在王洙參政家此亦為其子弟購去矣

陳賢草書帖

右六七紙字奇逸難辨如日本書上亦有唐氏雜蹟字印在駙馬都尉李公炤家

顏真卿祭叔濠州使君文

右真蹟楮紙書改抹多在長安安氏子師文攜至京

顏真卿疎拙帖

右麻紙書真字清勁秀發亦與李大夫時顏責硤州別駕此顏第一帖也

懷素三帖

王氏書苑

三十三

補益

右絹帖云貧道曾中如刀刺第二帖見顏公第三帖律公發懷素不與世之第一帖也亦見于師文懷素自序

右在湖北運判承議郎蘇泌處前一帖破碎不存其父舜欽補之

庚翼帖全幅上有寶蒙審定印

張芝王翼二帖非真

虞世南汝南公主墓誌

毆陽詢碧牒四帖草聖

顏真卿與李大夫奏事張淑二帖

懷素草書三幅楊凝式書三帖

皇象急就唐撫奇絕

右在故相張公齊賢孫名直清字汝欽處今為楚州山陽主簿

丁右軍相温破羌帖有開元印唐懷充跋

右筆法入神奇絕帖與王仲修學士家稚恭帖同是神物有開元印懷充跋在蘇澄道淵之子之純處今為歙州判官

王獻之送梨帖有黎氏印連柳公權跋

王右軍又言叙帖兩行有貞觀半印徐僧權字

右在左藏庫副使劉季孫處據柳公權跋於唐太宗書前雜出獻之書乃將其父書却黏於獻之帖後云又一帖柳誤以父爲子矣况不知書者乎

李邕四帖內一幅碧牋有唐氏雜迹印勾德元圖書記印陳氏圖書印與石夷庚所藏多熱帖同

右在張子厚家

王右軍筆陣圖前有自寫真紙緊薄如金葉索索有聲

右同上章公自云借于趙竦今爲蔡河撥發

王右軍紙妙筆精帖有貞觀印王大令日寒帖有唐

氏雜迹印

右故相王曾家物在其孫景融處後爲前龍圖符制沈括存中取之古跋右軍作羊欣大令作薄紹之仍將大中歲跋刮去數字填爲薛邕記之而故相薛居正題曰和傳遺余此蓋和疑爲薛氏故物歸居正耳唐太宗雅不喜子敬書故時人以他名名之以應募所謂紹之書曰乃于耳字不刮去及不次獻之頓首字猶在一分許可識大中所跋既不能辨復爲不鑒之人所收遂使至寶永失其真吁可痛也

的聞

唐僧懷素自序

右在朝奉郎蘇液處杭州沈氏嘗刻板本必激皆
舜欽子蘇氏自參知政事易簡之子耆耆子舜欽
欽之子激四世好事有精鑒亦張彥遠之比已上
三事並激云見之

洪元存集右軍越州兩碑

右真蹟在越州僧正子文處嘗通許借未果

褚遂良書黃庭經

右聞綠綾所書丁謂孫倩處質在無錫民家士多

因邑官借出

王右軍書家譜

右在山陰縣王氏家越州教授王渙之以書抵某
具言有此書

虞世南書經

右同上在越州上虞

晉中令王獻之已復此節帖

右在朝請大夫新昌石元之家關景仁屢見之嘗
撫石某見兩本字札精妙

虞世南書汝南公主銘起草

三才書苑卷之三

三才

補益

右在通直郎洛陽王護處見撫本給事中舉元子云真蹟在洛陽好事家有古跋

毆陽詢四帖

右同上

顏魯公書韻海

右聞太書朱字魯公書小字他人作蘇駒云在其父刑部尚書處

柳公權書柳尊師墓誌

右真蹟在錢塘唐垌處

張長史千文三帖

右同上模石乃李師中也洛陽人

毆陽詢鄱陽帖

右同上模石在靈隱寺

褚遂良臨王右軍二帖

右同上並垌白云未肯輕出

老子西昇經褚遂良書閣立本畫

右在觀文殿學士洛陽馮京處

晉王惲真草帖晉張翼帖宋阮研帖宋蕭思話表文帝批答

右在駙馬都尉李瑋處某並見石本後見李云在

高橋楊氏未獲見

顏真卿寒食帖

右綾紙書在中書舍人錢勰處世多石本

王右軍玉潤帖

右蘇州教授閻丘籲云在承議郎建安王是處有

古跋令裝書人背久不還及剪却半跋皆唐名公

也付理不可得匪人願陪四十千即知其切真得

金已多

蘭亭撫本

右正議大夫章懷太子承賢所收蘭亭云此與吾家

所收同

褚遂良奉書寧帖

右在關祀某見石本

晉葛玄飛白天台字

右見石本真蹟聞在台州

唐東宮長史陸東之書十八學士贊

右西京留臺王瓘云在舍弟珪處

唐高閑書令狐楚詩

右真蹟在戶部尚書康季常家某見石本在湖州

毆陽詢二帖

右在朝議大夫晁端彥處其本與蘇州進士周沔
懷素書蕭常侍日下三帖

右同上

宋羊欣宋翼二帖并褚令模蘭亭

右見中書舍人蘇軾云在故相王隨之孫景昌處

撫石在湖州墨妙亭屢見石本今在沈存中括家

柳公權紫絲鞞蘭亭詩二帖

右待制王廣淵撫石跋云龍圖大諫李公師府暇

日出書請撫石李師中也洛陽人

張長史全本千文

右見臨淮令曾孝蘊云在京師謝氏亦寶文公遠
族也

顏魯公帖一軸五幅

右見湖州巡檢供奉官石齋駙馬之孫云在其兄

處

王子敬帖

右宣義王碩云其父收未得將出

王平

處

蘇魯公神一

試

試筆卷之四

廬陵 歐陽修 撰

南唐硯

其此一硯用之二十年矣當南唐有國時於歙州置硯務選工之善者命以九品之服月有俸廩之給號硯務官歲為官造硯有數其硯四方而平淺者南唐官硯也其石尤精製作亦不類今工之侈窳此硯得自今王舍人原叔原叔家不識為佳硯也兒子輩棄置之予始得之亦不知為南唐物也有江南人年老者見之悽一作妻然曰此故國之物也因具道其所以

然遂始寶惜之其貶夷陵也折其一角

宣筆

宣筆初不可用往時聖俞屢以爲惠尋後爲人乞去
今得此甚可用遂深藏之

琴枕說

介甫嘗云夏月晝睡方枕爲佳問其何理云睡久氣
蒸枕熱則轉一方冷處然則真知睡者耶余謂夜彈
琴唯石暉爲佳蓋金蚌瑟瑟之類皆有光色燈燭照
之則炫燿非老翁夜視所宜白石照之無光唯目昏
者爲便介甫知睡真懶者余知琴暉直以老而目暗

耳是皆可笑余家石暉琴得之二十年昨因患兩手
中指拘攣醫者言唯數運動以導其氣之滯者謂唯
彈琴爲可亦尋理得十餘年已忘之曲物理損益相
因固不能窮至於如此老莊之徒多寓物以盡人情
信有以也哉

鑒畫

蕭條淡泊此難畫之意畫者得之覽者未必識也故
飛走遲速意淺之物易見而閑和嚴靜趣遠之心難
形若乃高下嚮背遠近重複此畫工之藝爾非精鑒
者之事也不知此論爲是不余非知畫者強爲之說

但恐未必然也然世謂好畫者亦未必能知此也此字不乃傷俗耶

二十字一作然字為好畫者未必能知此也

學書為樂

蘇子美嘗言明牕淨几筆硯紙墨皆極精良亦自是人生一樂然能得此樂者甚稀其不為外物移其好者又特稀也余晚知此趣恨字體不工不能到古人佳處若以為樂則自是有餘

學者消日

自少所喜事多矣中年以來漸已廢去或厭而不為或好之未厭力有不能而止者其愈久益深而尤不厭者書也至於學字為於不倦時往往可以消日乃知昔賢留意于此不為無意也

學書作故事

學書勿浪書事有可記者他時便為故事

學真草書

自此已後隻日學草書雙日學真書真書兼行草書兼楷十年不勌當得名然虛名已得而真氣耗矣萬事一作物莫不皆然有以寓其意不知身之為勞也有以樂其心不知物之為累也然則自古無不累心之物而有為物所樂之心

學書費紙

學書費紙猶勝飲酒費錢曩時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所以晉人喜畜資談笑信有是哉吾年向老亦不欲多耗用物誠未足以有益於人然衰年志思不壯於事少能快然亦其理耳

學書工拙

每書字嘗自嫌其不佳而見者或稱其可取嘗有初不自喜隔數日視之頗若可有愛者然此初欲寓其心以消日何用較其工拙而區區於此遂成一役之勞豈非人心蔽於好勝耶

作字要熟

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餘於靜坐中自是一樂事然患少暇豈其於樂處常不足耶

用筆之法

蘇子美嘗言用筆之法此乃柳公權之法也亦嘗較之斜正之間便分工拙能知此及虛腕則羲獻之書可以意得也因知萬事有法楊子云斷木為棋剗革為鞠亦皆有法豈正得此也

蘇子美論書

蘇子美喜論用筆而書字不迨其所論豈其力不副其心邪然萬事以心為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余獨以為不然此所謂非知之難而行之難者也古之人不虛勞其心力故其學精而無不至蓋方其幼也未有所為時專其力於學書及其漸長則其所學漸近於用今人不然多學書於晚年所以與古不同也

信筆學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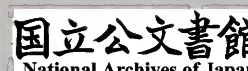
秋霖不止文書頗稀藜竹蕭蕭似聽愁滴見案上故紙信筆學書樞密院東廳

蘇子美蔡君謨書

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謨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湑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為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竟如何哉

李邕書

余始得李邕書不甚好之然疑邕以書自名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謂他書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篤譬猶結交其始也難則其合也必久余雖因邕書得筆法然為字絕不相類豈得其意而忘其形者耶因見邕書追求鍾王以來字法皆可以通然邕書未必



獨然凡學書者得其一可以通其餘余偶從邕書而得之耳嘉祐五年春分日雪中西牕一作齋信筆

風法華

狂時有風法華者偶然至人家見筆便書初無倫理久而禍福或應豈非好怪之士為之遷就其事耶余每見筆輒書故江隣幾比余為風法華

九僧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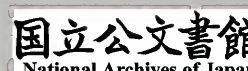
近世一作特有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馬放降來地鵬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今之文士未能有此句也

弔僧詩

謝希深嘗誦哭僧詩云燒痕詩一作碑入集海角寺留真謂此人作詩不求好句只求好意余以謂意好句亦好矣賈島有哭僧詩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唐人謂燒却活和尚此句之大病也

郊島詩窮

唐之詩人類多窮士孟郊賈島之徒尤能刻篆一作琢窮苦之言以自喜或問二子其窮孰甚曰閭僊甚也何以知之曰以其詩見之郊曰種稻畊白水負薪斫青山島云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烟井底有甘泉釜



中乃空然蓋孟氏薪米自足而島家柴水俱無此誠
可嘆一作笑然二子名稱高於當世其餘林翁處士用
意精到者往往有之若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
羈孤行旅流離辛苦之態見於數字之中至於野塘
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春物融怡人情和暢又有言
不能盡之意茲亦精意刻琢之所得者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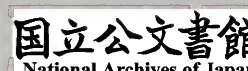
謝希深論詩

往在洛時嘗見謝希深誦縣古槐根出官清馬骨高
又見晏丞相常愛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希深曰
清苦之意在言外而見於言中晏公曰世傳寇萊公

詩云老覺腰金重慵便枕玉涼以為富貴此特窮
者爾能道富貴之盛則莫如前言亦與希深所評者
類爾二公皆有情味而善一作喜為篇詠者其論如此

温庭筠嚴維詩

余嘗愛唐人詩云雞聲茅店月人迹板橋霜則天寒
歲暮風淒木落羈旅之愁如身履之至其曰野塘春
水慢花塢夕陽遲則風酣日煦萬物駘蕩天人之意
相與融怡讀之便覺欣然感發謂此四句可以坐變
寒暑詩之為巧猶畫工小筆爾以此知文章與造化
爭巧可也



作詩須多誦古今詩

作詩須多誦古今人詩不獨詩爾其他一作餘文字皆

一作然

漢人善以文言道時事

漢之文士喜以文言道時事質而不俚茲所以為難

蘇氏四六

往時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語及廣引故事以銜二字一作

目以為博士而不思述事而不暢近時文章變體如蘇

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盡不減古人一作文自學

者變格為文迨一作迄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遲久

而後獲實恐此後未有能繼者爾自古異人間出前

後參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見之豈不為幸哉

王濟譏張齊賢

張齊賢形體魁肥飲食兼數人然其為相嘗有邊功

國朝宰相惟宋琪與齊賢知邊事然其常與王濟不

能相濟剛峭之士也其後齊賢罷相歸洛陽買得午

橋裴晉公綠野堂營為別墅一日濟自洛至京師公

卿間有問及齊賢午橋別墅者濟忿然曰昔為綠野

堂今作屠兒墓園矣聞者皆笑

晦明說

藏精於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畜用靜所以應動善畜者不竭善應者無窮此君子修身治人之術然性近者得之易也

廉恥說

廉恥士君子之大節罕能自守者利欲勝一作之耳物有為其所勝雖善守者或牽而去故孟子謂勇過賁育者誠有旨哉君子之道闢然而日彰而今人求速譽遂得速毀以自損者理之當然也一有也字

繫辭說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自古聖賢之意萬古得以推而求之者豈非言之傳歟聖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書乎然則此一無字書不盡言之煩而盡其要言不盡意之委曲而盡其理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非深明之論也予謂繫辭非聖人之作初者可駭余為此論迄今二十五年矣稍稍以余言為然也六經之傳天地之久其為二十五年者將無窮而不可以數計也予之言久當見信於人矣何必汲汲較是非於一世哉

論樂說

清濁二聲一作音為樂之本而今自以為知樂者猶未

達此安得言其細微之旨

六經簡要說

妙論精言不以多為貴而人非聰明不能達其義余嘗聽人讀佛書其數十萬言謂可數談一作而書而溺其說者以謂欲曉愚下人故如此爾然則六經簡要愚下人獨不得曉耶

余家多文忠公書然比其沒余於篋中得十數帖耳今劉君乃能致此非篤好之不能也

元豐二年正月初吉蘇徽子田題

此數十紙皆文忠公衝口而得信手而成初不加

意者也其文采字畫皆有自然絕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蹟也元祐四年九月十九蘇軾書

晉觀世云亦四平六月十八藏輝書
意者此其文采字畫皆自自然然入之矣豈可天下

高宗皇帝御製翰墨志卷之五

余自魏晉以來至六朝筆法無不臨摹或蕭散或枯
瘦或遒勁而不回或秀異而特立衆體備於筆下意
簡猶存於取捨至若襖帖則測之益深擬之益嚴姿
態橫生莫造其原詳觀點畫以至成誦不少去懷也
法書中唐人硬黃自可喜若其餘紙札俱不精乃託
名取售然右軍在時已苦小兒輩亂真况流傳歷代
之久屬本雜出固不一幅鑒定者不具眼目所以去
真益遠惟識者久於其道當能辯也余每得右軍或
數行或數字手之不置初若食喉間少甘則已末則

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也故尤不忘于心手頃自束髮即喜攬筆作字雖屢易典刑而心所嗜者固有在矣凡五十年間非大利害相妨未始一日捨筆墨故晚年得趣橫斜平直隨意所適至作尺餘大字肆筆皆成每不介意至或膚腴瘦硬山林丘壑之氣則酒後頗有佳處古人豈難到也

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也善鍾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杜甫謂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也

端璞出下巖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瀦水發墨呵之即澤研試則如磨玉而無聲此上品也中下品則皆砂壤相雜不惟肌理既龕復燥而色赤如後歷新坑皆不可用製作既俗又滑不留墨且石之有眼余亦不取大抵瑕翳於石有嫌况病眼假眼韻度尤不足觀故所藏皆一段紫玉略無點綴

本朝士人自國初至今殊乏以字畫名世縱有不過一二數誠非有唐之比然

一祖

八宗皆喜翰墨特書大書飛白分隸加賜臣下多矣余四十年間每作字因欲鼓動士類為一代操觚之

盛以六朝居江左皆南中士夫而書名顯著非一豈
謂今非若比視書漠然畧不爲意果時移事異習尚
亦與之汗隆不可力回也

詳書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澁不堪位置而
世言米芾喜効其體蓋米法欹側頗恣不堪位置之
意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効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
公豈俗所謂重儻者耶

本朝承五季之後無復字畫可稱至

太宗皇帝始搜羅法書備盡求訪當時以李建中字
形瘦健姑得時譽猶恨絕無秀異至熙豐以後蔡襄

李時雍體製方如格律欲度驕駟終以駸駸不爲絕
賞繼蘇黃米薛筆勢瀾翻各有趣向然家雞野鵲識
者自有優劣猶勝泯然與草木俱腐者

前人多能正書而後草書蓋二法不可不兼有正則
端雅莊重結密得體若大臣冠劍儼立廊廟草則騰
蛟起鳳振迅筆力穎脫豪舉終不失真所以齊高帝
與王僧虔論書謂我書何如卿僧虔曰臣正書草書
第三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是臣無第二陛下
無第一帝大笑故知學書者必知正草二體不當闕
一所以鍾王輩皆以此爲榮名不可不務也

晋起太極殿謝安欲使獻之題榜以爲萬代寶當時名士已愛重若此而唐人評獻之謂雖有父風殊非新巧字勢踈瘦如枯木而無屈伸若餓隸而無放縱鄙之乃無佳處豈唐人能書者衆而好惡遂不同如是耶

米芾得能書之名以照負於海內芾於真楷篆隸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驄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効其法者不過得外貌高視闊步氣韻軒昂殊不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

逸也昔人謂支遁道人愛馬不韻支曰貧道特愛其神駿耳余於芾字亦然又芾之詩文詩無蹈襲出風煙之上覺其詞翰同雲凌雲之氣覽者當自得

世傳米芾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芾一帖云朝靴偶爲他人所特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以此得潔之理靴且屢洗餘可知矣又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釋之曰旣拂矣又去塵真吾壻也以女妻之又一帖云承借剩負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輒欲爲人父之兄若爲大叔猶之可也此豈以文滑稽者耶

王氏書法卷之五
五十三
補益
士人作字有真行草隸篆五體往往篆隸各成一家
真行草自成一家者以筆意本不同每拘於點畫無
放意自得之蹟故別爲戶牖若通其變則五者皆在
筆端了無閼塞惟在得其道而已非風神穎悟力學
不倦至有筆塚研山者似未易語此

世有絳帖潭帖臨江帖此三書絳本已少惟潭帖爲
勝者以錢希白所臨本也希白於字畫得佳處故於
二王帖尤邃若臨江則失真遠矣又淳化帖大觀帖
當時以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帖擇善者刻之悉出
上聖規摹故風骨意象皆存在識者鑒裁而學者悟

其趣爾

士於書法必先學正書者以八法皆備不相附麗至
側字亦可正讀不渝本體蓋隸之餘風若楷法旣到
則肆筆行草間自然於二法臻極煥手妙體了無缺
軼反是則流於塵俗不入識者指目矣吾於次敘得
之因筆其梗槩

草書之法昔人用以趣急速而務簡易刪難省煩損
複爲單誠非蒼史之蹟但習書之餘以精神之運識
思超妙使點畫不失真爲尚故梁武謂赴急書不失
蒼公鳥跡之意顧豈皂吏所能爲也又其敘草大略

雖趙壹非之似未易重輕其體勢兼昔人自製草書
筆悉用長毫以利縱捨之便其爲得法必至於此
書學之弊無如本朝作字真記姓名爾其點畫位置
殆無一毫名世

先皇帝尤喜書致立學養士惟得杜唐稽一人餘皆
體做了無神氣因念東晉渡江後猶有王謝而下朝
士無不能書以擅一時之譽彬彬盛哉至若紹興以
來雜書游絲書惟前塘吳說篆法惟信州徐兢亦皆
碌碌可歎其弊也

昔人論草書謂張伯英以一筆書之行斷則再連續
蟠屈拏攫飛動自然筋骨心手相應所以率情運用
畧無留礙故譽者云應指宣事如矢發機霆不暇激
雷不及飛皆造極而言創始之意也後世或云忙不
及草者豈草之本旨哉正須翰動若馳落紙雲煙方
佳耳

士人於字法若少加臨池之勤則點畫便有位置無
面墻信手之愧前人作字煥然可觀者以師古而無
俗韻其不學臆斷悉掃去之因念字之爲用大矣哉
於精筆佳紙遺數十言致意千里孰不改觀存歎賞
之心以至竹帛金石傳於後世豈止不泯又爲一代

文物亦猶今之視昔可不務乎偶試筆書以自識
宋虞龢論文房之用有吳興青石圓研質滑而停墨
殊勝南方瓦石今茗嘗聞不聞有此石硯豈昔以爲
珍今或不然或無好事者發之抑端樸微硯旣用則
此石爲世所畧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與太原孫
承公四十有一人修被襖擇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
筆道媚勁健絕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
具別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如
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千本終不及此余謂
神助及醒後更書百千本無如是恐此言過矣右軍

記平居好事者并壁匣寘坐右以爲清玩

余嘗謂甚哉字法之微妙功均造物迹出窈冥未易
以點畫工便爲至極蒼史始意演幽發爲聖跡勢合
卦象德該神明開闔形制化成天下至秦漢而下諸
人悉曾坎萬象布寘模範想見神游八表道冠一時
或帝子神孫廊廟才器稽古八妙用智不分經明行
修操尚高潔故能發爲文字照映編簡至若虎視狼
顧龍駭獸奔或草聖草賢或絕倫絕世宜合天知觸
塗造極非夫通儒上士詎可語比豈小智自私不學
無識者可言也

王氏書苑卷之五
宸翰也捨此標軸悉非珍藏其次儲於外秘余自渡江無復鍾王真跡間有一二以重賞得之標軸字法亦顯然可驗

智永禪師逸少七代孫克嗣家法居永欣寺閣三十年臨逸少真草千文擇八伯本散在浙東後并禊帖傳弟子辯才唐太宗三召恩賜甚厚求禊帖終不與善保家傳亦可重也余得其千文藏之

楊凝式在五代最號能書每不自檢束號楊風子人莫測也其筆札豪放傑出風塵之際歷後唐周漢卒能全身名其知與字法亦俱高矣在洛中往往有題

法帖譜系序卷之六

魏晉真墨世不多見故家大室號爲收書者所藏門不過一二外此率多臨摹饗榻往往失真無復古意去古益遠雖石刻亦復艱得秦漢豐碑巨碣唯字畫深且大者僅存雖日就剝落而尚或髣髴可辨至如晉宋諸刻幾一字不可攷矣可勝嘆哉恭惟藝祖皇帝承五季分裂之餘平一天下諸國賓服文書禮樂復見全盛太宗皇帝文德化成淳化中盡取御府歷代名蹟刻之秘閣每大臣登進二府則賜之於是魏晉書法傳布天下閣帖之名蓋始乎此自是好事者

轉相傳摹而又增益他帖別爲卷第如絳帖潭帖之類枝分派別不知其機世之得其一二者未暇詳攷往往自爲珍異此是彼非莫知底止余生最晚自幼粗知崇慕書學第識見淺陋所得不廣淳化古帖恨未識真近世所藏率是荐本絳帖家藏數種雖有同異並皆中原新刻近歲始獲見古本于三衢好事家然後知單公炳文之論不我欺也因取平生所見諸帖列成譜系以備遺忘若夫攷訂不盡紀載未備尚俟博雅君子矜我者是正而增廣之淳祐乙巳仲春日在端午陶齋曹士冕書

譜系序

法帖譜系卷之六

灋陽帖 劉丞相私第本

鼎帖 碑匠家本

太觀太清樓帖 三山水本

慶曆長沙帖 長沙新刻

蜀本

二王府帖 長沙別本

黔江帖 廬陵蕭氏本

臨江戲魚堂帖 利州本

紹興監帖

淳化法帖

淳熙修內司帖

北方別本

北方印成本

武岡舊本

淳化三年刻板
禁中釐為十卷

烏鎮張氏本

武岡新本

福清李氏本

福清本

新絳本

烏鎮本

絳本舊帖

彭州本

尚書郎潘師
旦以官法帖

東庫本

資州前十卷

刻石增益多
帖總為二十

木本前十卷

亮字不全本又木本前十卷

凡圈者自成一派

譜系雜說上

淳化法帖

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橐弓矢文治之餘留意翰墨
乃出御府所藏歷代真蹟命侍書王著模刻

禁中釐為十卷各於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
辰歲十一月六日奉

聖旨模勒上石

叙說

太宗皇帝時常遣使購募前賢真蹟集為法帖十
卷鑲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 賜以一本

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 御書院往時 禁中火
災板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
尤以官法帖為難得余自薛公期云是家藏舊本
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模者也 六一集古

太宗皇帝文德化成靖無他好留意翰墨潤色太
平嘗借王氏所收書以集閣帖十卷內郝愔兩行
二十四日帖乃此卷中者而於謝公帖親跋三字
以還王氏其帖在李瑋家 寶晉

太宗皇帝萬機之餘留精翰墨嘗詔天下購募鍾
王真蹟集為法帖十卷模刻以賜羣臣往時故相
劉公沆在長沙以官法帖鏤板遂布於人間後有
尚書郎潘師旦又擇其尤妙者別為卷第與劉氏
本並行至予集錄古文不敢輒以官本參入私集
遂於師旦所傳又取其尤者散入錄中俾夫啓秩
披卷者時一得之把玩欣然所以忘勸也 集古

二王府帖

山谷論 禁中板刻古法帖十卷當時皆用歙州
貢墨墨本賜羣臣今都下用錢萬二千便可購得
元祐中親賢宅從 禁中借板墨百本分遺宮僚
但用潘谷墨光輝有餘而不甚黧黑又多木橫裂

紋士大夫不能盡別也此本可當舊板之半耳予觀近世所謂二王府帖者蓋中原再刻石本非禁中板本也前有目錄卷尾且無篆書題字蓋顯然二物矣

紹興國子監本

紹興中以御府所藏淳化舊帖刻板真之國子監其首尾與淳化閣本略無少異當時御府拓者多用匱紙蓋打金銀箔者也字畫精神極有可觀今都下亦時有舊拓者元板尚存邇來碑工往往作蟬翼本且以厚紙覆板上隱然爲銀錠櫃痕

以惑人第損剝非復舊拓本之遒勁矣

淳熙修內司本

淳熙間奉旨刻石禁中卷帙規模悉同淳化閣本而卷尾乃楷書題云淳熙十二年乙巳歲二月十五日修內司恭奉

聖旨模勒上石

太觀太清樓帖

大觀中奉旨刻石太清樓字行稍高而先後之次亦與淳化帖小異其間有數帖多寡不同或疑用真蹟摹刻凡標題皆蔡京所書卷尾題云大觀

三年正月一日奉

聖旨模勒上石而又以建中靖國秘閣續帖十卷
易其標題去其歲月與官屬名銜以爲後帖又刻
孫過庭草書譜及貞觀十七帖總爲二十二卷吾
家收 宣政間所拓前十卷字畫有鋒芒且無損
缺 開禧以後有權場中來者已磨去亮字矣

臨江戲魚堂帖

元祐間劉次莊以家藏淳化閣帖十卷摹刻堂上
除去卷尾篆題而增釋文故家所藏往年拓本猶
有典刑近所拓者字多剝缺亦有補換新刻者矣

利州本

慶元中四川總領權安節以戲魚帖并釋文重刻
石于益昌官舍石今已不存權總江州德安人其
家猶有當時墨本甚多釋文字畫較臨江帖爲稍
大

慶曆長沙帖

丞相劉公沆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慧照大師希
白模刻于石寘之郡齋增入霜寒十七日王濛顏
真卿等諸帖而字行頗高與淳化閣本差不同逐
卷各有歲月第一卷題云慶曆五年季夏慧照大

師希白模勒第二卷慶曆八年仲冬月慧照大師
希白重模第三卷則五年六月第四卷八年仲冬
月第五卷戊子歲孟冬第六卷五年季夏第七卷
五年仲秋月第八卷五年季夏月模勒上石第九
卷八年仲冬月第十卷五年仲秋月每卷各有慶
曆及慧照大師希白重模字不復贅錄

劉丞相私第本

劉丞相既刻法帖于郡齋復依倣前本刻石十卷
以歸私第予頃在九江見故家所藏一本與長沙
本絕相似而小異其後有人跋云此先丞相私第

本也疑是劉氏子弟所跋後復見一本于姑蘇
九江所見本同紙墨皆與南碑不類而慶曆等題
字止三兩卷有之蓋卽劉氏本也

長沙碑匠家本

舊傳長沙官本扁鑰不可常得碑匠之家別刻一
本以應求者予頃收一本與長沙古本首尾略無
小異而字體形模小小不同疑其爲碑匠家本頃
又藏一本凡舊石損缺者皆別刻數行以易之其
餘却只是舊石此必碑匠所爲也

長沙新刻本

王氏書苑卷之六
舊刻毀于鬱攸之變 中興以後復刻新石其間
凡遇舊帖損缺處並不復刻字亦無卷尾歲月刻
手甚繆殊不足觀

三山木板

三山帥司書庫有歷代帖板本蓋好事者以長沙
舊帙刊勒卷帙規摹皆同今已散失不全矣嘉熙
庚子備員帥幕尚及見之

黔江帖

秦子明常以里中兒不能書爲病其將兵於長沙
也買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謀舟載入黔江

壁之黔江之紹聖院刻石者潭人湯正臣父子詳
見山谷集中予淳祐甲辰道過三衢見好事家適
有此帖其卷帙之多寡次序之先後字行之長短
悉同淳化閣帖而紙墨髣髴似戲魚堂中興以前
拓本其所以異者第一卷有淳化篆書二行其次
有楷書一行云降授供備庫副使充東南第八副
將訓練潭州諸軍潭州駐劄秦世章家本其後又
二行云長沙湯正臣重模男僊芝靈芝鐫第二卷
至八卷尾各題長沙湯正臣重模勒八字却無淳
化篆書及世章銜位又第八卷取卿女婿帖內第

二行休字立人作兩點第二卷鍾繇宣示帖內再
世榮名作榮石正與戲魚帖同第九卷尾題長沙
湯正臣摹七字第十卷題長沙人湯正臣重摹男
僊芝爲一行此下似別有字偶裁損不可攷矣
北方印成本

余頃歲道過臨川時李編脩伯高宰是邑出所藏
法帖見示乃板本印成者是北地厚皮紙印每段
自成一板四圍皆空白紙不施筐緣裝表而自然
整齊成冊字畫亦甚可愛

烏鎮本

舊傳湖州烏鎮張氏以絳閣二帖鋟木家塾或遇
良工模拓亦有可觀後聞板歸新市人家每連紙
一幅可打一段予在三山見一本于周氏後數卷
板內時有直裂紋比到嘗上獲一本於向氏叔堅
之裔偶缺兩卷且以元祐間所拓戲魚帖足之此
刻字畫差肥而極有筆意頗勝諸帖惜其間錯誤
數字爲恨耳趙宰叔愚曰丙戌歲在宗庠有以法
帖板質于齋舍族人者偶不記爲何人疑是此板
亦未可知

福清本

福州福清縣民家有舊本板刻絳閣急就章鴈塔題名四帖其刻稍精賣碑家得之往往駕名官帖以惑人但彼中匠者不善用蠟每每有研光痕可以證驗

澧陽帖

澧陽舊有法帖石本其後散失僅存者右軍數帖而已

鼎帖

武陵郡齋板本較諸帖增益最多博而不精殊無足取

不知處本

豫章士友董良史家有法帖拓本數卷與淳化帖規模相似而筆意差弱似不逮所見諸本且不知所出姑識于此以俟識者

長沙別本

嘉定間先君帥長沙予隨侍在焉時碑房中有斷石一片乃法帖第一卷尾段字行高低正與淳化帖同而絕不類古潭末後亦有淳化篆字此石實不知所從來近歲三山林伯鳳重刻于家直指為古潭帖余未敢臆斷也

蜀本

予頃得一帖凡數卷于蜀中次序先後高低皆與
長沙古帖同初亦疑爲黔江帖今見秦氏真本則
顯然二物矣大率此帖全用長沙古本摹刻而字
行亦間有增減處旣不知所出未敢臆說姑附見
于此

廬陵蕭氏本

右法帖十卷用十千爲號後崇寧五年蕭公論記
其略云皇祐先伯父大博作邑和州之含山得墨
帖於丞相充國劉公墓刻未畢先君殿丞繼之始
終六年乃獲成就迄今五十餘年刻缺大半今續
完之以藏于家蓋用潭帖刻也慶元間已損失二
十餘段共少三百四十餘行

十餘刻共少三百四十餘計
宗之以藏于家蓋以觀神效也
蘇大平八藝苑涼發今五十餘年
其始大半今

譜系雜說下

絳本舊帖

歐陽公集古跋尾謂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以官帖私自模刻于家為別本以行于世又云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別自刻石以遺人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有可佳者觀此則絳帖是矣此帖世稱為潘附馬帖或又稱絳帖豈潘氏世居絳郡耶帖凡二十卷其次序卷帙雖與淳化官帖不同而實則祖之特有少增益耳已別注絳帖字鑑茲得以畧

單炳文博雅君子也其論絳帖至爲精密頃刻石襄州有云淳化官本法帖今不復多見其次絳帖最佳而舊本亦已艱得嘗以數本較之字畫多不侔煇家藏舊本第九卷大令書一卷第四行內面字右邊轉筆正在石破缺處隱然可見今本乃無右邊轉筆全不成字其面字下一字與第五行第七字亦不同又第七行第一字舊本乃行書止字今本乃草書心字筆法且俗以此推之今之所見多非舊本臨江帖大率與舊本同其間此一帖尤不差但字體頗肥不逮絳帖之遒勁也

余既獲見炳文絳帖辨証然後知近世所藏二十卷帖多非舊物每恨未識真本而襄州所刻第九卷大令帖亦毀于王旻之變慮其遂至泯絕因以舊所藏本摹刻于家頗傳諸好事者淳祐甲辰自雪川宮滿得闕遄歸假道三衢始獲觀真帖于滄洲毛監丞所不獨第九卷與單說正合而二十卷首尾俱全亦可謂珍玩矣且云得之金華潘氏是殆師旦之苗裔也其帖之異同大略條列于后

姑總二十卷元無字號及段眼數目

第二卷

鍾繇宣示帖第一行內報字右邊直畫勾起
向左畔第二行芟字內下面夕字上畫微
仰曲第五行名字右角微有一點第十行
當字上三點全旁有微損却在空處
已欲日帖脚下有斷石紋

此卷內第一段與第三段石並缺右角

第九卷大令帖正與單炳文襄州所刻石本
纖微弗差故家所藏未有其比

右潘氏絳帖二十卷紙墨字畫模印皆與今人所
藏本不同而第九卷顯然可見自非單公炳文表
而出之亦將泯於無聞矣北方所刻諸本往往南
渡後北人轉相傳模無足深怪但武岡舊刻未知
始於何年亦止用新本模刻為可恨耳

東庫本

世傳潘氏析居法帖石分而為二其後絳州公庫
乃得其一於是補刻餘帖是名東庫本第九卷之
舛誤蓋始乎此今好事之家所藏絳帖率多此本
字畫精神遒勁亦自可愛而衛夫人一帖及宋儋
帖頗多燥筆有如蘭亭叙羣字落筆之類此稍異
於諸本其所以不及舊帖者以第九卷大令書石

不破缺而炳所論三字已誤且逐卷逐段各分字號以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太平何以報願上登封書為別此又異於舊帖也

亮字不全本

此帖與東庫本絕相似或只是一石但庾亮帖內亮字皆無右邊轉筆蓋避逆亮諱也

新絳本

右一帖二十卷首尾規模段眼字號並同東庫本獨衛夫人宋儋二帖無燥筆又字畫較東庫本微局促墨法雖與東庫本同然實是兩石吾家與

希元皆有之

北本

右二十卷親戚劉用甫處有之墨色與古本相近而第九卷大令書只同新本未知何處所刻又一本

董良史家所藏本第九卷太令書字畫亦誤獨面字有右邊轉筆異於他本且不與舊本同也

武岡舊本

右二十卷不知刻於何時碑段稍長而日月光天德等字號間於行中字畫亦清勁可愛而第一卷

衛夫人宋儋無枯筆第九卷大令帖諸子皆誤信
出於新絳也

左岡新帖

右二十卷帖即舊石也中厄於庸謬之人厭其字
畫清瘦頗修治遂失本真其最可鄙笑者又第二
卷鍾繇帖內再世榮名今名字已脩作谷字矣且
拓匠不工凡損剝處鑿痕宛然呈露而字畫模糊
略不可辨帖之謬者莫甚於此

福清本

詳見淳化帖條下

烏鎮本

詳見淳化帖條下此乃板本非石也長沙折府所
藏二十卷模刻頗精疑是此本第九卷復面帖字
誤而鵝羣帖止是微損字畫尚完此稍異於新絳

彭州本

掘地得之字畫清勁頗類舊武岡而差優予家有
之

資州本

資州以新絳前十卷刻石予家多有之前有目錄
元刻麻石上續拓者不逮舊所得本遒勁矣

木本前十卷

甲秀陳氏藏此墨本不知所出

又木本前十卷

右一帖頃獲于 都下不知所出稍不逮甲秀所
藏雖皆出於新絳然亦自是一種

吳郡為華胡山長對射字畫向宗...
錄二十卷...
無慮本

余酷嗜古學留意法書名跡幾三十年頗以鑒賞自
居賞集前賢文集小說法帖之說為考一卷以便
閱淳祐甲辰冬因侍陶齋曹公相與稽訂法書源流
多所未聞他日出示譜系一編曰視子所記如何予
曰博矣迺請而刻之梓東湖董 史 書

庚申冬鄰火煽虐潛心閣燼焉初余頗惜此板不
以他板雜特儲之閣逮是他板獲免秦禍而譜系
反為熒惑下取豈固有數耶余藏書滿閣古帖名
碑秘之寶刻藏中一旦滅沒於漲天之煙焰生平
目力事力心力為之一空恨鬱無已幾成怨天雖

然天其可怨耶因念曩與谷中校讎參訂以成此
書谷中已矣書可其傳遂訪舊本於友間欲復板
而行之月樵劉氏慨然授所藏俾就此志嗟夫予
家名跡已如夢幻誅茅蓋頭政以爲窘顧切切於
不急之務痼疾尚堪療哉板成載誌之末時則景
定壬戌夏五月也史跋

譜系雜說下

學古編序卷之七

學古編者逸人吾君子行之所著也自篆籀之法變
遠者千年近者百年又近者數十年而後得一人焉
以是名世益常人之情狃乎近習豈能使之人人求
古藝於亡滅壞爛之後耶六書且然况乎先王之禮
哉樂哉吾君隱居武林闌闌高潔自將尤工篆籀
此編之作可使來者一洒俗惡之習而趨古矣曹南
吳君主一薦嗜古學刻此編于家塾附以吾君周秦
石刻釋音及唐宋名人書評其用心甚勤吾君著書
之志庶幾有所託於永久推而明乎先王之禮樂吳

王氏書卷之十一
君亦將有志焉吾君俗人不知所終從遊之士招其
諱衍以不苟合於 竟葬之永康胡先生長孺寔爲之銘吳君名志淳奎
章閣侍書學士蜀郡虞公翰林學士豫章揭公皆愛
重之故又以虞公石鼓序畧好古齋銘揭公隸書行
附刻其後至正四年十一月庚寅臨川危素太樸序

學古編序 終

學古編

于鑿利器也補履者莫能用櫪梁大材也窒鼠穴莫
能舉故求此道必得此道得於此道則達此道矣既
達矣止斯可乎曰不可夏后治水之道也汨使之流
道使之注山泉之篆尾間之虛不相與焉相與斯所
謂道偶得此說因寫爲學古編序云大德四年庚子
五月二十有五魯郡吾衍子行叙

正月二十日曾濂吾於于

請彭淵野北籍因寓為學古辭乳云大辭四平與于
彭野之玉山泉之樂吳問之盡不昧與與與與與
表矣止濂野乎曰不西夏司水之並也與與與與與
指舉姑朱北彭必野北彭野也北彭限程北彭吳潤
于難味器也蘇蘇管莫指用豔果大林也室原穴莫
學古辭

學古編目錄

魯郡 吾衍子行 述

三十五舉

合用文籍品目

小篆品

許氏說文十五卷

倉頡十五篇

徐鍇通釋四十卷

張有復古編上下

張有五聲韻譜五卷

鐘鼎品

薛尚功欵識法帖二十卷

尚功重廣鐘鼎韻七卷

古文品

夏竦古文四聲韻五卷

碑刻品

嶧山碑

泰山碑

秦望山碑

新泉銘

碧落碑

詛楚文

史籀石鼓文

張平子碑

古印式兩冊

附用品

王楚鍾鼎韻兩冊

無銜鍾鼎韻兩冊

石鼓音

考古圖十卷

嘯堂集古錄上下

高氏五書韻總五卷

徐鉉篆

林罕偏旁小說三卷

續千字文

辨謬品

延陵季子十字碑

古三墳書

古文尚書

古文孝經

泉志

六書故

隸書品

諸漢碑

漢隸字源六卷

碑本隸韻十卷

隸韻二冊

隸釋二十七卷

并隸續十卷

隸纂十卷

石經遺字碑

佐書韻編

新增字源七辨

一曰科斗書

二曰籀文大篆

三曰小篆

四曰秦隸

五曰八分

六曰漢隸

七曰款識

漢印式

學古編目錄

三十五舉

一舉曰科斗為字之祖象蝦蟆子形也今人不知乃

巧畫形狀失本意矣上古無筆墨以竹挺點漆書

竹上竹硬漆膩畫不能行故頭麤尾細似其形耳

古謂筆為肅倉頡書從手持半竹加畫為聿肅秦謂律

由切音法云

二舉曰今之文章即古人直言今之篆書即古人平

常字歷代更變遂見其異耳下古初有筆不過竹

上束毛便為寫畫故篆字肥瘦均一轉折無稜角

也後人以真草行或瘦或肥以為美茂若筆無心

不可成體今人以此筆作篆難於古人尤多若初學未能用時畧於燈上燒過庶幾便手

三舉曰學篆字必須博古能識古器則真欵識中古字神氣敦朴可以助人又可知古字象形指事會意等未變之筆皆有妙處於說文始有味矣前賢篆之氣象即此事未嘗用力故也若看摹文終是
不及

四舉曰凡習篆說文為根本能通說文則寫不差又當與通釋兼看

五舉曰字有古今不同若檢說文頗覺費力當先熟於復古編大槩得矣

六舉曰篆字多有中包一二畫如日字目字之類若初一字內畫不與兩頭相黏後皆如之則為首尾一法若或接或否各自相異為不守法度不可如此又員點及員圈小篆無此法古文有之口字作三角形不可引用學者慎勿於難寫處妄意增入七舉曰篆法匾者最好謂之蠡果匾石鼓文是也徐鉉自謂吾晚年始得蠡匾法凡小篆喜瘦而長蠡匾法非老筆不能到出相山野錄八舉曰小篆一也而各有筆法李斯方圓廓落陽冰

圓活姿媚徐鉉如隸無垂脚字下如釵股稍大錯如其風但字下如玉箸微小耳崔子玉多用隸法似乎不精然甚有漢意陽米篆多非古法效子玉也

九舉曰寫成篇章文字只用小篆二徐二李隨人所便不可寫詞曲

十舉曰小篆俗皆喜長然不可太長太長無法但以方楷一字斗為度一字為正體半字為垂脚豈不美茂脚不過白有無可奈何者當以正脚為主餘畧收短如旛脚可也有下無垂脚如生凹出等字脚以上枝為出如草木之為物正生則上出枝倒懸則下出枝耳

十一舉曰凡寫牌扁字畫宜肥體宜方圓碑額同此但以小篆為正不可用雜體

十二舉曰以鼎篆古文錯雜為用無跡為尚但以小篆法寫自然一法此雖易求却甚難記不熟其法未免為百家衣為識者笑此為逸法正用廢此可也

十三舉曰凡口^帶圈中字不可填滿但如井斗中著一字任其下空可放筆方不覺大圈比諸字亦

三民書苑
卷之十
十三
須畧收。不可圓亦不可方。只以炭鑿子爲度。自
好若日。目等字。須更放小。若印文中。匾口并口字。
及子字。却須畧寬。使口中見空。稍多字。始渾厚。漢
印皆如此。

十四舉曰。寫篆把筆。只須單勾。却伸中指。在下夾襯。
方圓平直。無有不可意矣。人多不得師傅。只如常
把筆。所以字多欹斜。畫亦不能直。且字執不活。若
初學時。當虛手心。伸中指。并二指於几上空。畫如
此。不拘方可操筆。此說最要緊。

十五舉曰。凡篆大字。當虛腕懸筆。手腕皆著紙。使字
不活。相多有人。不能用筆。用椶櫚條及紙筒等物。
皆俗夫所爲。士大夫則不宜用此。

十六舉曰。漢篆多變古法。許氏作說文。收其失也。
十七舉曰。漢有摹印。其法只是方正。篆法與隸相通。
後不識古印。妄云盤屈。且以爲法。大可笑也。多見
故家藏得漢印。字皆方正。近隸書。此卽摹印篆也。
王球嘯堂集古錄。所載古印。正與相合。凡屈曲盤
回。唐篆始如此。今碑刻有顏魯公官誥。尚書省印。
可放此說。

十八舉曰。漢晉印章。皆用白文。大不過寸。許朝爵印。

文皆鑄益擇日封拜可縮者也古無押字以印章為官職信今故如此自唐用朱文古法漸廢至宋南渡絕無知此者後宋印解大謬

十九舉曰隸書人謂宜匾殊不知妙在不匾挑拔平硬如折刀頭方是漢隸括曰方勁古拙斬釘折鐵二十舉曰白文皆用漢篆平方正直字不可圓縱有斜筆亦當改過

二十一舉曰三字印右一邊一字左一邊兩字者以兩字與一字處相等不可兩字中斷又不可十分相接

二十二舉曰四字印若前二字交界有空後二字無空須當空一畫地別之字有脚無脚故言及此不然一邊見分一邊不分非法也

二十三舉曰軒齋等印古無此式唯唐相李泌有端居室三字白文玉印或可照例不若只入朱文

二十四舉曰朱文印或用雜體篆不可太怪擇其近人情免費辭說

二十五舉曰白文印用崔子玉寫張平子碑子字及漢器上并碑益印章等字最為第一

二十六舉曰凡姓名表字古有法式不可隨俗用雜

篆及朱文

二十七舉曰白文印必逼於邊不可有空空便不古
 二十八舉曰朱文印不可逼邊須當以字中空白得
 中處為相去庶免印出與邊相倚無意思耳字直
 細四旁有出筆皆帶邊邊須細於字邊若一體印
 出時四邊虛紙昂起未免邊肥於字也非見印多
 不知此黏邊朱文建業文房之法

二十九舉曰多有人依款識字衣作印此大不可益
 漢時印文不曾如此三代時却又無印周禮雖有
 璽節及職金掌辨其熾惡揭而璽之之說註曰印
 其實手執之節也正面刻字如秦氏璽而不可印
 印可字皆反矣古人以之表信不問字反厚樸如
 此若戰國時蘇秦六國印制度未聞淮南子人聞
 訓曰魯君召子貢授以大將軍印劉安寓言而失
 辭耳

三十舉曰道號雖有不曾有印故不可以道號作印
 三字屋匾唐却有法見二十
三舉

三十一舉曰凡印文中有一二字自然空缺不可映
 帶者聽其自空古印多如此

三十二舉曰凡印璞有古人印式二冊一為官印一

為私印具列所以實為甚詳不若嘯堂集古錄所載只具音釋也

三十三舉曰凡名印不可妄寫或姓名相合成加印章等字或兼用印章字曰姓某印章不若只用印字最為正也二名者可回文寫姓下著印字二名在左是也單名者曰姓某之印却不可回文寫若曰姓某私印不可印文墨只宜封書亦不可回文寫名印不得著氏字當審之

三十四舉曰表字印只用本等二字此為正或近世欲并加姓於某上曰某氏某某若作姓某父古雖有此稱係他人美已却不可入印人多好古論其原不俗亂也漢人三字印非復姓及無印字者皆非名印益字印不當用印字以亂名耳漢張長安字幼君有印曰張幼君唐呂溫字化光有印曰呂化右一字左二字此三字表德式也

幼君西漢王武弟子化光

見柳文

三十五舉曰諸印文下有空處縣之最佳不可妄意伸開或加屈曲務欲填滿若寫得有道理自然不覺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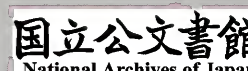
字必其亦甲曰部以部其部呂部字必其亦甲曰部以部其部呂部
 其各甲益字甲不當以甲字以部其部呂部字必其亦甲曰部以部其部呂部
 其各甲益字甲不當以甲字以部其部呂部字必其亦甲曰部以部其部呂部
 其各甲益字甲不當以甲字以部其部呂部字必其亦甲曰部以部其部呂部

合用文籍品目

小篆品 五則

許氏說文十五卷徐鉉校定本有新增入字始一
 終亥者係正本分韻川本乃後人所更非古人
 本意

倉頡十五篇僕聞之師云卽是說文目錄五百四
 十字許氏分爲每部之首人多不知謂已久滅
 此爲字之本原豈得不在也後人又併字目爲
 十四卷以十五卷著序表人亦不意其存矣
 徐鍇通釋四十卷當與許氏本相參首卷上部分



六書甚詳末卷辨陽水差誤

張有復古編上下湖州有本載古今異文字不可

以為字少有字謙中吳興人

張有五聲韻譜五卷比常韻無誤

鍾鼎品 二則

薛尚功欵識法帖二十卷碑在江州蜀中亦有翻

刊者字加肥後多一虺鼎尚功錢唐人景星書

院後

薛尚功重廣鍾鼎韻七卷江州公使庫板一卷象

形奇字一卷器用名目五卷韻

古文品 一則

夏竦古文四聲韻五卷前有序并全銜者好別有

僧翻本不可用此書板多而好者極艱得韻內

所載字多云某人字集初無出處不可據信且

又不與三代欵識相合不若勿用然古文別無

文字故前列之

碑刻品 九則

嶧山碑直長者為真本橫刊者皆摹本有徐氏門

人鄭文寶依直長本式刊者法度全備可近於

真但攸字立人相近一直筆作兩段近學處巽

於建康新刻甚謬

鄭氏曰此頌德碑也丞相斯篆鄭文寶摹在兖州處巽號新齋治書侍御史朔南憲使

秦山碑咸陽志曰秦嶧山碑秦相李斯書趺妙絕

今古為世所重鄭文寶摹刊石於長安故都國

子學今在文廟石剥唯二世詔一面稍見

秦望山碑亦斯篆碑在會稽今亡矣

新泉銘迺李陽冰最佳者人多以為舒元輿之言

稱新驛記殊不知此碑勝百倍也陽冰名淖社

甫之甥後以字行因以為名而別字少温木玄

虛海賦云其下陽冰不治陰火潛然則知與八潮

又且有理人多未知故詳其說又有裴公紀德

碣三英孝友記先塋記庾賁德政頌皆陽冰得

意之筆後其子騰亦能偽作陽冰書終不得其

神

碧落碑在絳州字雖多有不合法度處然布置茂

美神氣自如當以唐碑觀之世傳陽冰卧看三

日毀其佳者數字或云道士寫畢化鶴飛去後

及字欠一筆尤為可笑不知古文及字正如此

一本唐韓王元嘉子李訓等為妣房氏所立

詛楚文一本詛字上有秦字鄭氏祀巫咸久湫文俗稱為咀楚文李斯篆在鳳翔府又渭州

學本與鳳
翔本小異

有巫咸大沈久

音

湫亞

音

駝

三種辭則一迺後

人偽作先秦之文以先秦古器比較其篆全不

相類其偽明矣篆文皇字本從自世傳始皇謂

與臯臭相似因去一畫不足為病在前亦有如

此者嶧山數成等字皆與古異此碑用之及用

秦權而後創造者始未必不欲人曰嶧山用此

法誠古也其如辨者何

一本作三文一種唯各執其神巫咸出於鳳翔

久湫文出於渭亞駝文出於洛皆在宋神哲時

史籀石鼓文十薛尚功法帖所載字元於真本多

故不更其真本在燕都舊城文廟鄭氏云在秦

鳳翔府宣和間移置東宮

張平子碑後漢崔瑗篆字多用隸法不合說文全

是漢人篆法獨此與呂望碑皆子玉書別一本

乃隸書在鄧州

古印式兩冊即漢官威儀無印本僕自集成者後

人若不得見只於嘯堂集古錄十數枚亦可為

法

附用品

王楚鍾鼎韻兩冊衡州本字少所出在薛氏前無街鍾鼎韻兩冊即薛舊本因後重廣作七卷

恐人無別故去其街亦間有帶街者在

石鼓音後附詛楚者又載周穆王吉日癸巳之說石鼓鄭樵音不可信

考古圖十卷呂大臨者有黑白兩樣黑字者後有韻圖中欠瑞玉甄白字者博山鑪上雞誤畫作人手

嘯堂集古錄上下正文共一百紙序跋在外王球集其間有古印文數十有一曰夏氏係漢巫厭

水災法即世俗傳有渡水佩禹字法此印乃

篆所以知之又一印曰孔夫音誤是孫茲二字

又有滕公墓銘鬱鬱作兩字書且妄為剥落之狀然考之古法疊字只作二小畫附其下秦時

大夫猶只以夫字加二小畫况疊文者乎偽無

疑矣

球字獲王米元章同時人

高氏五書韻總五卷篆隸真行草一字五體別體皆作小字隨體分註可備初學者用間有差處

宜自斟酌

四明高衍號勉齋

徐鉉篆鉉字鼎臣弟錯字楚金筆法見前二徐字

三才書苑卷之十
神益
蹟最多以其近世故不條具

林罕偏旁小說三卷此書言篆與隸相通源流亦
自可采但有數說與說文悖却係陽水變法知
之足矣如是字上从臼巴字上从巳加點之類
續千字文葛剛正書雖是近人然字法極好千文
有兩續本不可無之別有陳道士冒名擬本不
見妙處間有碑刻惜其不多

辨謬品 六則

延陵季子十字碑碑在鎮江人謂孔子書其文曰
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按古法帖止云嗚呼

有吳君子而已篆法敦古似乎可信今此碑
增延陵之墓四字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方篆
不與前六字合借夫子以欺後人罪莫大矣又
且音君子字作季子漢器蜀郡洗郡字半片正
與此碑君字同蓋用此法也以季字音君字顯
見其謬比于墓有漢人篆碑亦有此說洪氏隸
釋及漢隸字源辨之甚明矣

古三墳書此僞本大不可信言詞俗謬字法非古
尚書無也字此書有之夙字从八从弋此从心
加一走之从彳音此隨俗作之字引脚其餘頗

多類此

古文尚書後人不知篆者以夏竦韻集成亦有不合古處若論今古篇次文法同異姑存之若論字畫則去之

古文孝經內一篇大謬今文無之後人妄欲作古以古文字集成觀者當取其字

泉志間有泉文近於道者可以廣見又有妄作三皇幣及禹時幣不可為信記此字人謂萬字乃出古錢不見此書終不知也故引入以待好事者

六書故近世戴衢以鍾鼎文編為此書不知者多以為好以其字字皆有不若說文與今不同者多也形古字今雜亂無法鍾鼎偏旁不能全有却只以小篆足之或一字兩法人多不知如𠄎字本音加六不過為寰字乃音作官府之官𠄎字从屯从邑乃書邨為村却引杜詩無村眺望賒為證甚誤學者彼蓋不知杜詩中村字乃刊寫之謬耳許氏解字引經漢時經猶篆隸引證不差今術亦欲引經而未能精究經典古文却以近世差誤等字引作證據如鏐鏐鋸尿管

等字皆依世俗作鍾鼎文各有詳註至解卯字
尤爲不雅編首字源以門類爲次第倉頡之法
至此遭一厄矣學者先觀古人字書當知吾言
不妄

隸書品

七則

諸漢碑洪氏隸釋備具其說

漢隸字源六卷字法最好洪氏本有碑目在前碑
本隸釋十卷劉球編外一卷紀原

隸韻二冊麻沙本與篆韻爲一副刊字體不好以
其冊數少可常用故因之

隸釋二十七卷并隸續十卷皆漢碑釋文隸續書

諸碑形及摹辟畫象其碑多圭首或笏首上有
垂虹或題處偏辟畫則如影象狀渾黑

隸纂十卷洪适以漢碑摹臨偏旁奇古者上石

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本破缺磨滅不異古
本今亡矣

佐書韻編姑蘇顏氏本字比諸隸韻爲最多寫得
却不好以上書計三十九種美惡兼舉學者以
悟爲貴數外更有文字不欲太繁姑言其不可
無者耳僕亦自有續古篆韻五卷疑字一卷未

暇刊刻又有說文續釋方更刪定好事者能為刻之傳之將來亦盛事也

字源七辨

一曰科斗書科斗書者倉頡觀三才之文及意度為之乃字之祖即今之偏旁也畫文形如水蟲故曰科斗

二曰籀文大篆籀文者史籀取倉頡形意配合為之大篆是也史籀所作故曰籀文

三曰小篆小篆者李斯省籀文之法同天下書者也比籀文體十存其八故謂之八分小篆既有

小篆故謂籀文為大篆也

四曰秦隸秦隸者程邈以文牘繁多難於用篆因減小篆為使用之法故不為體勢若漢款識篆字相近非有挑法之隸也便於佐隸故曰隸書即是秦權秦量上刻字人多不知亦謂之篆誤矣或謂秦未有隸且疑程邈之說故詳及之

五曰八分八分者漢隸之未有挑法者也比秦隸則易識比隸字則微似篆若用篆筆作漢隸字即得之矣八分與隸人多不分故言其法

六曰漢隸漢隸者蔡邕石經及漢人諸碑上字是

也此體最為後出皆有批法與秦隸同名其實自異寫法見前卷十七舉下

七曰欵識欵識者諸侯奔國之文也古者諸侯書不同文故形體各異秦有小篆始一其法近之學者取欵識字為用一紙之上齊楚不分人亦莫曉其謬今分作外法故未置之不欲亂其源流使可考其先後耳

博古圖六十卷今為百卷亦紹興間本本已無矣

漢印式

- 一黃金驪鈕
- 二金印龜鈕
- 三銅印駝鈕
- 四塗金龜鈕
- 五銅印龜鈕
- 六塗銀龜鈕
- 七銅印環鈕
- 八銅印鼻鈕

十餘年矣
八餘年矣
四金全錄
正餘年矣
六金全錄
一會全錄
二金全錄
三餘年矣

字學新書摘抄目錄卷之八

六書

鄭夾漈通志六書論

夾漈六書偏傍例論

虞伯生題六書源淵序

六體

鄭肯亭忠質文論

書法書文

蔡邕石室神授筆勢

蔡氏傳神授永字八法集論

一顏魯公頌

二柳宗元頌

四唐文皇筆法訣

僧懷素顏魯公論草書法

六徐鉉小篆

劉有定論書

書評

鄭子經衍極五篇

六劉靜能論書

袁昂論鍾書

山谷論顏書

上

三九

補益

山谷齋叢書

字學新書摘抄卷之八

武夷劉惟志編集

六書

鄭夾漈通志六書論

漈名樵字漁仲興化人隱夾漈山著通志畧總二百

卷內有六書七音金石等二十畧

曰經術之不明由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由六書之無傳聖人之道惟藉六經六經之作惟藉文言文言之本在於六書六書不分何以見義小學之義第一當識字母之相生第二當識文字之有間象形指事文也會意諧聲轉注字也假借文字俱也象形指

王氏書苑

四十一

補益

三氏書考卷之八
一事也象形別出為指事諧聲轉注一也諧聲別出
為轉注二母為會意一子一母為諧聲六書也者象
形為本形不可象則屬諸事事不可指則屬諸意意
不可會則屬諸聲聲則無不諧矣五不足而後假借
生焉六書無傳惟藉說文然許氏惟得象形諧聲二
書以成牽於會意復為假借所擾故所得者亦不能
守焉所以顛沛淪於經籍之中如茫一葦於溟渤靡
所底止皆為假借之所魅也嗚呼六書明則六經如
指諸掌假借明則六書如指諸掌若夫省文則有聲
關於義者有義關於聲者六書之道備於此矣

夾漈六書偏傍例論

六書起一成文衡為一從為一音邪為一房必反
為一分勿反至入而窮析一為丁音及反為丁呼旱反轉
為丁隱音反為丁居月反至丁而窮析一為丁
者側也有側有正正折為人即字也又音帝轉人
為丁側加反側丁為人音吠反丁為丁音泉至丁而窮一冉
折為丁五犯反轉丁為丁口犯反側丁為丁音方反丁為丁
至丁而窮引一而統合之方則為口音圍圓則為○
至○則環轉無異勢一之道盡矣丁音柱與一偶一
能生丁不能生以不可屈曲又不可引引則成丁然

一與一偶一能生而一不能生天地之道陰陽之理也篆通而隸辟故有左無右有阜今作阜音阜無障音阜於篆則左向右為左右向左為右獨向為阜相向為障篆明而隸晦故有王無玉有未無朱於篆則中一近上為王中一居中為玉中一直為朱中一不直為未篆巧而隸晦故有口音覓無日音覓有音覓無音覓於篆則上冒為日不冒為日上加一為主加一為宀篆縱而隸拘故有刀無匕有禾無未音稽於篆體向左為刀向右為匕首向左為禾向右為未音稽篆之於隸猶筮之於龜

虞伯生題六書淵源序畧

伯生蜀郡人居臨川仕本朝官至奎章閣

學士

曰魏晉以來善隸書以名世未嘗不通六書之義不通其義則不得文字之情制作之故安有不通其義不得其情不本其故猶得為善書者吳興趙公之書名天下以其深究六書也書之真贗吾嘗以此辨之世之不知六書而效其波磔以為媚誠妄人矣

鄭肯亭忠質文論

肯亭名寅字子敬蒲陽人

作包蒙七卷有曰三皇尚忠五帝尚質三王尚文八卦忠也古文質也籀文也篆則王降而霸矣隸其秦

之法今書乎古隸隸之古文也八分隸之籀也楷法隸之篆也飛白八分之流也行楷之行也草楷之走也隸之規為方草則圓其矩而六書之道散也

書法

蔡邕石室神授筆勢

邕字伯喈東漢陳留圉人官至右中郎將初入嵩山

學書於石室中得素書八角垂芒寫史籀李斯用筆勢讀誦三年遂通其理嘗居一室不寐恍然一客厭狀甚異授以九勢言訖而歿

蔡琰曰

琰邕之女

臣父造八分時神授筆法曰書肇於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氣立矣藏頭護

尾力在字中下筆用力獻酌之麗故曰勢來不可止

勢去不可遏書有二法一曰疾二曰澁得疾澁二法

書妙盡矣夫書稟乎人性疾者不可使之令徐徐者不可使之令疾筆惟軟則奇惟生焉九勢列後自然

無師授而合於先聖陰陽者結字點畫上皆覆下下以承上遍相映帶無使反背轉筆左旋右顧無使筋

節孤露藏鋒點畫出入之路左先右至迴右亦爾此處

脫去藏頭勢俟求而補之護尾點畫勢盡用力收之疾勢出於啄

磔之中又在豎趣之腹掠筆左出攢鋒峻趯用之澁勢悉在緊馭戰行之法橫鱗豎勒之規

蔡氏傳神授永字八法集論

法書苑云蔡氏神授凡十二訣永字

第五先賢神授不形紙墨

七啄八磔

八法集論未詳所出廬陵蕭氏

一側

永

三努四趯

書譜題曰神人八法潞陽李氏

五策六掠

書法題曰永字八法蕭詳於李

永字凡八筆

今從之

一顏魯公頌

顏真卿字清臣琅琊沂人在唐為尚書右丞封魯公贈太師

側蹲鴟而墜石勒緩縱以藏機努彎環而勢曲趯峻快以如錐策依稀而似勒掠彷彿以宜肥啄騰凌而速進磔抑惜以遲移

二柳宗元頌

宗元字子厚唐禮部員外郎柳州刺史

側不愧卧勒常意平努過直而力敗趯宜峻而勢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鋒輕啄倉皇而疾奄磔趯趙以開撐

四唐文皇筆法訣

側不可平其筆勒不可卧其筆努不宜直直則失力趯者蹲其筆鋒得勢而出策者仰策仰策一云卧筆而仰出掠者筆鋒左而利啄隨卧筆而疾奄隨一作須一奄而出磔須戰筆外發得意而徐出之

僧懷素顏真卿論草書

懷素與鄔彤為兄弟嘗從彤受筆法彤曰張長史私

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自是得竒恠草聖盡
於此矣顏真卿曰師亦有自得乎素曰吾觀夏雲多
竒峯輒嘗師之其痛快處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又
遇折壁之路一一自然真卿曰何如屋溜雨素起握
公手曰得之矣

徐鉉小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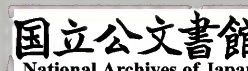
鉉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墨濃正當其
中至於曲折處亦當中無有偏側乃筆鋒直下不到
故鋒常在畫中

劉有定論書

篆直分側直筆圓側筆方用法有異而執筆初無異
也其所以異者不過遣筆用鋒之差變耳蓋用筆直
下則鋒常在中欲側筆則微倒其鋒而書體自然方
矣若夫執筆則不可不方也古人學皆用直筆王次
仲等造八分始有側法

鄭子經衍極五篇

至朴篇曰至朴散而八卦興八卦興而書契肇書契
肇而篆籀滋飛天八會已前不可得而詳也皇頡以
降凡變五矣其人亡其書存古今一致作者十有三
人焉予生千載之下每覽昔人殘銘斷碣未嘗不爲



之歔歔而三歎也在昔結繩之政始分龍穗之章中
輟於是蒼史氏出仰觀俯察以造六書通天地之幽
秘爲百王之憲章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若
稽古大禹既平水土鑄鼎象物勒銘告成而功被萬
世三代之末周籀蔚有奇秀篆隸攸祖孔子採摭舊
作緣飾篆文天授其靈荆物垂則呂政暴興天人之
道壞亂極矣李斯者適際其時陶埏偃仰專名擅作
悉燔舊章天下行秦篆矣程邈亦參定篆文增衍隸
佐趨時便宜蔡邕鴻都石經爲古今不刊之典張芝
鍾繇咸得其道伯英聖於一筆書元常神妙於銘石

王羲之有高人之才一發新韻晉宋能人莫敢讐擬
李陽冰生於中唐獨蹈孔軌潜心改作過於秦斯張
旭天分極深渾然無跡顏真卿含弘光大爲書統宗
其氣象足以儀表衰俗五代而宋奔馳崩潰靡所底
止蔡襄毅然獨起可謂間世豪傑之士也嗚呼書其
難哉文籍之生久矣能書者何闊希焉蓋夫人能書
也吾求其能於夫人是以難也今予得其人而不表
章之使來者之所取則以至乎書道之妙予則有罪
也厥今區夏同文奎壁有爛異能間作黼黻皇猷三
代以還莫此爲盛大比之制已興保氏之教必立草

茅論著或者有取焉爾

書要篇曰六書之要其諧聲乎聲原於虛而妙於物
言者聲之宜也書者聲之寄也飛龍肇音濇哉聞乎
其罔聞也夾滌山人嘗是正之有音無文者多矣逮
皇元圖書重啓人文諧聲之義實宗乎五雖古之三
皇龍書穗書雲書諸作茂以加諸倚歟休哉商之倒
薤周之虎書魚書其象形邪曰夷考禽書龜鸞諸體
不過名物作也曰孔壁舊書皆科斗文字佳城之文
獨顯於世曰古文雜用籀體非一於科斗也蓋古文
有填書麒麟鍾鼎篆有垂露複書襍體隸之八分變

而飛白行草草本隸隸本篆篆出於籀籀始於古文
皆體於自然效法天地然則予何取衷哉曰漢時遠
步晉唐至宋滋弗遠矣蒼夏之跡遠矣幣刀鼎鬲
反世復寡傳贊皇石刻其非西周乎沮楚其興於近
代乎石鼓泰山碑暨於兩京遺書舊畫學者不可不
愿觀焉黃庭謂非右軍其誰作耶曰永僧徐浩輩為
之也樂毅論舊本希見於世宋初王侍書別寫刻之
洛神賦亦後人託獻之而詭行之墓田丙舍其鍾太
尉之懿乎霜寒數帖其王會稽之奧乎李陽冰庶子
泉銘怡亭刻石二世詔無是過也浯溪碑雅厚雄深

森嚴於瘞鶴萬安記苗其喬乎郎官廳辟序祭濠州
文末年誥身同出一軌所謂不約於法而凡蹈焉者
一掃毆虞褚薛之疲恭張顏疇宗與曰宗古文籀篆
其開於程蔡乎石室之書今亡矣其言曰書肇於自
然陰陽生焉形勢立焉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若
日月雲霧若蟲食葉若利刀戈縱橫皆有意象左廻
右顧無使孤露藏頭護尾力在字終疾澁之分執筆
之度八體變法之玄窻鳥叫反崔瑗之儔咸受業焉光
和建安諸作高明粹精非魏晉所擬議籀隸與篆同
筆意與張留侯蕭相國談筆道鍾太傅著論可爲格

言矣諸葛武侯其知書之變矣楊子雲訓纂其說文
切韻之本乎回溪書衡肯亭包蒙其義則衡極竊取
之矣夫字有九德九德則法法始乎包犧成乎軒頡
盛乎三代革乎秦漢極乎晉唐萬世相因體有損益
而九德莫之有損益也或曰九德孰傳乎天傳乎曰
天傳之又問自得曰無愧於心爲自得九德出虞書臯陶謨造
書篇曰至哉聖人之造書也其得天地之用乎盈虛
消長之理竒雄雅異之觀靜而思之漠然無朕散而
觀之萬物紛錯書之時義大矣哉自秦以來知書者
不少知造書之妙者爲獨少無他由師法之不傳也

或曰三代不聞其囂囂也漢魏以降何其瑣瑣耶曰
古昔之民天淳未墮動靜云爲自中乎矩夏商以前
非無傳也畧也保氏之教立於周官後世漸尚巧智
設官師以訓敕之去本愈遠而防之愈密去道愈踈
而言之愈切夫法者書之正路也正則直直則易易
則可至至則妙未至亦不爲迷人倘則邪邪則曲曲
則難於是閩中蘇援轉脫淫夸以梟亂世俗君子道
諸學者審其正易邪難幾於方向矣然則子襄祖誰
氏法乎曰法蒼頡四目而神靈其造書天雨粟鬼夜
哭有諸曰吾不知也李斯云九百季後有發吾筆意

者卒如其言曰陽冰非直斷斯者也蔡邕學書嵩山
石室得素書八角垂芒鬼物授以筆法何其神耶曰
古書至秦而絕斯邈之法復絕微邕斬然矣鍾繇見
筆經於韋誕求之不得誕死而發其墓又秘之將死
授其子會太康中許人破冢宋翼得之何必秘耶曰
法者天下之公也奚其秘王羲之筆論同志求之弗
與誠其子孫勿傳曷傳乎曰天將啓之人能之顏魯
公下問於長史宜有異對而獨以鍾書十二意何耶
曰發之也其曰妙在執筆又曰如錐畫沙如印印泥
書道盡矣索靖之銀鈞蠶尾顏清臣之屋漏懷素之

辟路及釵股諸法不若是之明且要也或曰李斯險
人書奚傳曰君子不以人廢言顏氏之書李重光曷
議之李後主曰真卿書有楷法而無佳處正如义手並足田舍漢耳李氏之書可乎
曰使天下塞其兌閉其門可也唐數宋史何夥乎曰
未修之書也古今書品其效尤班固人物表與孫虔
禮羌堯章之譜何夸乎曰語其細而遺其大趙伯暉
之辨妄所以作也宣和譜石峻等書其誕章之尤者
也蘭亭考愈松續考濫采羣言吾不知其然也黃伯
思之論其自欺者也

古學篇曰秦廢古學刀書不可行矣蒙恬書經胡毋

敬等剽掠遺範造蒼頡博學諸書散落復盡然道在
兩間法出於道書雖不傳法則常在故執筆貴圓字
貴方篆貴圓隸貴方圓效天方法地圓有方之理方
有圓之象隸不隸吾不知其爲書也紫真授羲之其
似乎或曰梁武謂元常古肥子敬今瘦子敬不逮逸
少逸少不逮元常學者以二王比肩曰父作之子述
之逸少無蹟可尋獻之則未至也羲之曰意在筆前
字居心後存筋藏鋒滅跡隱端而分起伏偃仰又題
衛氏筆陣曰夫書先引八分章草入隸字中草書象
篆隸八分相襍斯言古哉衛氏曰善鑒不書善書不

鑒又刪李斯筆妙而分七勢可與八永參焉張懷瓘
十法其成頌之緒論乎翰林禁經發諸家筆意背拋
引蠶毒法趨戈曰清潤遲澁而左顧善於形容矣邊
衫衲側其用闡築未善也蕭何韋誕其能署書乎或
問廣成子應侯僧一行釋微燕卿葛氏諸作極論題
署其幾法乎曰法則法矣然衆忌諱適足以累法真
卿之劍池陽冰之講臺從橫生動不假修飾其署書
之雄秀者乎陳旅之記能持論矣世稱李邕善題署
然其銘刻歐虞褚數公若優乎曰古之銘石典重端
雅使人興起於千載之下邕以行押相叅後世詭異

百出邕作偏也歐虞褚深得書理信本傷於勁利伯
施過於鈍孰登少開闔之勢柳城懸其游張顏之間
與乎徐李沈宋諸家始闖丑禁反其藩落者乎韓擇木
韓秀實李莒李儉綽有古意太白得無法之法子美
行之昌黎知其理而功淺子厚雅有負抱而有永興
公之餘韻議者以退之爲極踈厲曰彼蓋不知九方
歟之相馬也黃魯直云書道弊於唐末惟楊凝式有
古人筆意曰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請問宋之名家曰
錢忠懿杜祁公之流便蘇才翁倩仲之爽峭蘇子瞻
之才瞻米元章之清川於人一等矣蹈道則未也

若夫魯直之環變劉... 人所不能及惜乎態之靡
靡也然其真行多得於瘞鶴問周越李時雍鍾離景
伯曰如法何吳說張孝祥范成大法乎曰此而法天
下無法矣然則卽之諸人其稱降乎曰呼礫裂塗地
矣或問蔡京卞之書曰其悍誕姦詭見於顏屆吾知
千載之下使人掩鼻而過之也曰張卽之陳謙之書
一時籍甚豐碑鉅刻散流江左迨今書家尚祖餘習
曰速勿爲所染如深鳥雖盧扁無所容其靈矣然則
其自知耶曰知則不爲也人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
無耻蘇氏有言曰書於魯公文於昌黎詩於工部至

矣或曰彼人耳若夫呂巖鍾離權之瑰雄神險不其
愈乎曰吾論書不論僊然抱朴稱皇象爲書聖陶真
逸有頑仙之論或問懷素草書隣於長史君謨有僕
奴之譏過乎曰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豪傑
後起相知於畢世之下齟然若合符節未達曰人莫
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夫張公者人龍也藐焉寡儔
而素欲策駑駘與之方駕九地之下重天之巔乎然
則高閑亞栖之流歟曰二僧蹠若後矣程子之持敬
可謂知其本矣或曰朱元晦諸賢其簡畢乎曰道德
之充乎中而溢乎外 土子文書感興其幾矣書學

E

五三

補六

何所止曰物莫身已矣然則張伯高行業未彰
獨以書酣身益乎曰吾聞之精於一則盡善偏用智
則無成聖人疾沒世而名不稱彼張公者東吳之精
去之五百再見伯英以此養生以此忘形以此玩世
以此流名

天五篇曰天地之數合乎五皇極之道中於五四時
之用成於五六書之變極於五是故古文如春籀如
夏篆如秋隸如冬八分行草歲之餘閏也隸之興也
其周之末造乎其民趨於簡陋乎或問石鼓顯於李
唐韓退之韋應物以為周文王宣王時歐陽永叔蘇

子瞻謂非史籀不能作而夾漈以為秦文信乎曰以
漆文知之然則筆曷始乎曰尚矣書曰作會非筆何
會紀於太常非筆何紀蘇望歐陽棐以三仁為漢石
經趙德夫洪景伯非之諒也或曰古書籀隸其淪淪
乎久矣而何言之骨明也占獄反耶曰吾聞達於理者古
今不能兩審其幾者鬼神莫能閱夫道一而已矣然
則用筆有異乎曰有請問曰篆用直分用側隸楷曰
間出仔乎其人其人可得聞乎曰顏柳篆七而三歐
褚分八而篆二問行草曰篆多襍序間以分側有石
書之意焉然則執筆異乎曰夫執筆者法書之

機鍵也近世善執筆者如張頰吾以此按天下圖
書不能逃乎玉尺也夫善執筆則八體具不善執筆
則八體廢寸以內法在掌指寸以外法兼肘腕掌指
法之常也肘腕法之變也魏晉間帖掌指字也嗚呼
師法不傳人便其所習便其所習此法之所以不傳
也故惠施卒而莊子深瞑不言鍾子期死而伯牙毀
琴絕絃蓋傷世之難與知也或曰絳州潘氏菟獮奇
墨秘楮昉於蒼頡訖於宋初其雅博乎曰淳化間太
宗出內藏古蹟命王著臨榻工用精嘉大觀絳潭猶
有似人之喜戲魚黔江鼎豐無慮數十有無不足計

也江季路之辨審矣曰營咨道二十萬購夫子廟碑
劉潛夫十餘載求邕僧塔銘琛乎曰鴻都斷石猶有
存者其古刻之天球乎黃初闕里記詞翰爾雅其南
金乎漢碑三百銷蝕無幾何君閣道夏淳于碑可以
全見古人面貌君謀隸纂其憂思深矣魏晉相承善
學隸古莫如鍾王自庾謝蕭阮諸人神氣浸殊體式
未散歷隋而唐始有專門之學自此益分矣嗚呼媿
風並起其未造之孱民乎豪傑之生不數其精神猶
參錯於元化之間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孔氏遺蹟
陽水蜀神會之魯公
百懷素喜而有得似不在語

言文字之直粗乎諸一窮高極微長於詞說知本者厭於言或問衍極曰極者中之至也曷爲而作也曰吾懼夫學者之不至也

劉靜能論書

籀文而上吾無間然斯邈作趣簡便魏晉而後復行今隸疑若隸古亦廢殊不知其所損益者制度文爲之末耳若夫執筆之妙書道之玄則鍾王不能變乎蔡邕蔡邕不能變乎籀古今古雖殊其理則一故鍾王雖變新奇而不失隸古意庾謝蕭阮守法而法存歐虞褚薛竊法而法分降而爲黃米諸公之放蕩猶持法外之意周吳輩則慢法矣下而至於卽之之徒恠誕百出書壞極矣

袁昂論鍾繇書

繇真書絕世剛柔倫焉點畫之間多有異趣可謂幽深無祭古雅有餘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若其行書則羲獻之亞草書則衛索之下八分則有魏受禪碑稱此爲最也又曰鍾書有十二種意外巧妙絕倫多奇

山谷論顏書

題顏帖云觀魯公此帖奇偉秀拔奄有魏晉以來風流氣骨回視歐虞褚薛休沈輩皆爲法度所窘豈如

魯公肅然出於繩墨之
而卒與之
蓋自一
後能臻書法之極者為張長史與魯公二人其後王
少師頌得彷彿但少規矩復不善楷書然亦自冠絕
天下矣

